

唐

會

要

七





唐 會 要
(七)

王 溥 撰

唐會要卷三十六

修撰

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給事中歐陽詢奉勅撰藝文類聚成上之。

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書監魏徵撰羣書政要上之。

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爰白六經訖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徵與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始成凡五十卷上之諸王各

賜一本

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揚州長史李襲譽撰忠孝圖二十卷奏之。

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以特進魏徵所撰類禮賜皇太子及諸王并藏本于祕府初徵以禮經遭秦滅學戴聖編之條流不次乃刪其所說以類相從爲五十篇合二十卷上善之賜物一千段。

十五年正月三日魏王泰上括地志五十卷上嘉之賜物一萬段其書宣付祕閣初泰好學愛文章司馬蘇勛勸泰表請修撰詔許之于是大開館宇廣召時俊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允記室參軍蔣

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人物輻輳門庭若市泰稍悟過盛欲其速成于是分道諸州披檢疏錄凡四年而成其年四月十六日太常博士呂才及諸陰陽學者十餘人撰陰陽書凡五十三卷并舊書行者四十七

卷詔頒下之。

太宗以陰陽書行之日久近代以來漸至訛僞穿鑿既甚抗忌亦多遂命有司總令修撰

其妄穿鑿拘忌者才駁之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

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逮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于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爲法。至于張王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欲以同韻相求。及其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復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于經典。本無斯說。卽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惟按堪輿經云。黃帝對于天老。乃有百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于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郟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鄆郇。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推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宮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族。齊鄭及宋。皆爲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羽。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又敍祿命曰。謹按史記。賈誼。宋忠。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談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祿命。見祿命而知骨體。此則祿命之書。行之久矣。言多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刳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福之所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王憂勤損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有同建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

魯桓公六年九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空背驛馬。生身刻驛馬。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尪弱。身合煙陋。今按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惟有問命一條。法當長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爲此命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得祿合。奴婢尙小。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三刑。身刻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爲人。無始有終。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檢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時。亦當祿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馬。尙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驗漢書。武帝卽位。年始十六。末年以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檢後魏書云。高祖孝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歷。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帝背祿背命。并驛馬三刑。身刻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帝身受其父之禪。禮云。嗣主位定。在于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于常禮。躬爲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倒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三月生。依此推祿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惟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據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

弑。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祿祖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劼劼。並爲篡宋。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敘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窆窆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于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于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于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于近世已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令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晝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逾月而葬。此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常式。法旣一定。不得違之也。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其義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其義二也。禮記云。周尙赤。大事用平旦。殷尙白。大事用日中。夏尙黑。大事用昏時。鄭元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尙。不擇時之早晚。春秋又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

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卽平旦而塋，不壞其室，卽日中而塋。子產不欲壞室，而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旣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捨其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起半夜，此卽文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其義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由墳壠所招。然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有德不建，而人無援，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荆，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旣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考。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迴改。冢墓旣成，曾不革易。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宏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誑其吉凶，愚人因此僥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覲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受弔問。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而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

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蘇氏曰。今世之人。正惑於此。故載呂才駁議。用矯正之。庶乎惑者少悟也。

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尚書左僕射申國公士廉等。撰文思博要成。凡一千二百卷。詔藏之祕府。同撰人。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顏相時。國子司業朱子奢。給事中許敬宗。國子博士劉伯莊。太常博士呂才。祕書監房元齡。太學博士馬嘉運。起居舍人褚遂良。晉王友姚思廉。太子舍人司馬宅相。祕書郎宋正人。

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太宗撰帝範十三篇。賜皇太子。願謂王公曰。聖躬闡政之道。備在其中矣。

永徽三年三月三日。符璽郎顏揚庭。上其父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卷。令付祕閣。

顯慶元年十月。詔禮部尚書宏文館學士許敬宗等。修東殿新書。上曰。略看數卷。全不如抄撮文書。又日月復淺。豈不是卿等用意至此。因親製序四百八十字。

二年六月。上製元首前星維城股肱論。令敬宗等注釋。名曰天訓。至三年正月五日。修新禮成。一百三十卷。頒于天下。其年五月九日。以西域平。遣使分往康國及吐火羅等國。訪其風俗物產。及古今廢置。畫圖以進。令史官撰西域圖志六十卷。許敬宗監領之。書成。學者稱其博焉。十月二日。許敬宗修文館詞林一千卷。上之。

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李善。上注文選六十卷。藏于祕府。龍朔元年六月二十六日。許敬宗等撰累璧六百三十卷。上之。

三年十月二日。皇太子宏遣司元太常伯竇德元。進所撰瑤山玉彩五百卷。上之。詔藏書府。

儀鳳元年十二月二日。皇太子賢。上所注後漢書。初。太子右庶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注范曄後漢書。詔付祕書省。

調露二年二月一日。詔故符璽郎李延壽。撰政典一部。寫兩本。一本付祕書省。一本賜皇太子。

永隆元年十二月。太史李淳風。進注釋五曹孫子等十部算經。分爲二十卷。

垂拱二年四月七日。太后撰百寮新誡。及兆人本業記。頒朝集使。

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臺監張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聖歷中。以上御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周備。遂令張昌宗。召李嶠。閻朝隱。徐彥伯。薛曜。員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無競。沈佺期。王適。徐堅。尹元凱。張說。馬吉甫。元希聲。李處正。高備。劉知幾。房元陽。宋之問。崔湜。常元旦。楊齊哲。富嘉謨。蔣鳳等二十六人。同撰于舊書外。更加佛道二教。及親屬姓名。方城等部。

開元七年五月。左庶子劉子元。上議。今之所注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是漢文帝時人。結草菴于河曲。因以爲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虛語。漢書藝文志。注老

子者有三家。河上所釋無處聞焉。王弼義旨爲優。請黜河上公。升輔嗣所注。司馬貞亦注云。漢史實無其人。然所注以養神爲宗。以無爲爲體。請河王注。令學者俱行。從之。

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左散騎常侍元行沖。上羣書四部錄二百卷。藏之內府。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分爲經史子集四部。經庫是殷踐猷。王恢編。史庫韋述。余欽。子庫毋照。劉彥直。集庫王灣。劉仲。其序例。韋述撰。其後毋照又略爲四十卷。爲古今書錄。

十年六月二日。上注孝經。頒于天下。及國子學。至天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頒于天下。十三年。詔康子元等。注解東封儀注。以進。

十五年五月一日。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上制名曰初學記。至是上之。欲令皇太子及諸王檢事

十七年九月十一日。上令左丞相張說。修八陣圖十卷。及經二卷。成。

十九年二月。禮部員外郎徐安貞等。撰文府二十卷。上之。十二月十一日。侍中裴光庭。上瑤山往則。維城前軌各一卷。上以賜皇太子及慶王。

二十三年正月。勅中書令張九齡。光祿卿韋縉。與禮官就集賢院撰藉田儀注。其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注老子。并修疏義八卷。并製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頒示公卿。

二十七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百官稱賀。

天寶十四載四月。內出御撰韻英五卷。付集賢院行用。

其年十月八日。頒御注道德經并疏義。分示十道。各令巡內傳寫。以付宮觀。

乾元二年十一月。四明山人沈若。進廣孝經十卷。制授秘書郎。集賢院待詔。

大歷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刑部尚書顏真卿。撰韻海鏡原三百六十卷。表獻之。詔付集賢院。

建中元年十月。濠州刺史張鎰。撰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上之。

貞元十一年八月。國子司業裴澄。撰乘輿月令十二卷。上之。

十二年二月。夏州節度使韓潭。進統載四十卷。十月。昭義節度判官賀蘭正九。進用人權衡輔佐記。各十

卷。舉選衡鏡三卷。

十四年十月。左僕射平章事賈耽。撰郡國別錄六卷。通錄四卷。上之。十一月。西川節度使韋皋。進開復西

南夷事狀十卷。

十七年七月。太常寺進大唐貞元新集開元復禮二十卷。十月。宰臣賈耽。撰海內華夷圖一軸。并序古今

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上之。耽好地理學。四方之使。自蕃方來者。必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凡三十

年。問既備。因撰海內華夷圖。廣三丈。縱三丈二尺。率以一寸折一百里。人有披圖以問其郡人者。皆得其

實無虛詞焉。

十九年二月。淮南節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其書凡九門。取食貨十二篇。選舉六篇。職官二十二篇。禮一百篇。樂七篇。兵六篇。刑十七篇。州郡十四篇。邊防十六篇。佑多該涉。尤精歷代之要。修通典。識者知其必登公輔之位。其書既出。遂行于時。又杭州刺史蘇弁撰會要四十卷。弁與兄冕。續國朝故事。爲是書。弁先聚書至二萬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蘇氏書。次於集賢芸閣焉。給事中陸贄著集注春秋二十卷。君臣圖翼三十五卷。上之。元和二年十二月。李吉甫等撰元和年國計簿十卷。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五。鎮縣一千四百五十三。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千五百五十四。其鳳翔。麟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鎮。冀。范陽。滄州。淮西。淄青等一十五道。合七十一州。並不申戶口數目。四年四月。給事中馮伉著三傳異同三卷。

其年七月。製君臣事跡十四篇。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文。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上下篇。元宗撰開元訓誡。思維前躅。遂採尙書春秋後傳。史記。班范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合。二曰辨邪正。三曰誠權諍。四曰戒微行。五曰任賢臣。六曰納忠諫。七曰慎征伐。八曰慎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節儉。十一曰獎忠直。十二曰修政教。十三曰諫收獵。十四曰錄勳賢。分爲上下卷。自上製其序曰。

前代君臣事跡。至是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書。宣示宰臣李藩。裴洎曰。朕近撰此屏風。親所觀覽。故令示卿。藩等進表稱賀。

八年二月。宰臣李吉甫撰元和州縣郡國圖三十卷。百司舉要一卷。成上之。吉甫又常綴錄東漢魏晉元魏周隋故事。記其成敗損益。因爲六代略。凡三十卷。分天下諸鎮絕域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爲五十四卷。號爲元和郡國圖。

九年四月。檢校左拾遺李渤撰御戎新錄二十卷。上之。

十二年十二月。翰林學士沈傳師等奏元和辨謗略兩部。各十卷。一部進上。一部請付史館。從之。其年處州刺史馬總進武德至貞元年奏議二十卷。

十三年六月。宰臣袁滋撰雲南紀五卷。上之。八月。洛陽尉禮院檢討官王彥威撰元和曲臺新禮三十卷。上之。自開元二十一年。至元和十三年正月已前。新撰定禮典。舊儀不同者。謹備集錄。并禮勒成三十卷。其年十二月。祕書少監史館修撰馬宇撰鳳池錄五十卷。成上之。

長慶元年十一月。商州刺史王公亮進新撰兵書一十八卷。

二年四月。翰林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隨撰六經法言三十卷。成上之。

寶歷元年三月。翰林侍講學士崔郾與高重進纂要十卷。

二年五月。祕書省著作郎章公肅。注太宗文皇帝範一十二篇。上之。

太和元年六月。國子直講徐郿。上周易新義三卷。

八年四月。集賢學士裴潏。撰通選三十卷。

其年九月。宰相李德裕。進御臣要略。次柳氏舊史。

九年五月。御集春秋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

其年。宰臣兼集賢大學士李宗閔。准宣與校理修撰等。撰五常傳二十卷。并目錄一卷。進上。

開元二年二月。戶部侍郎王彥威。以所撰唐典七十卷。上之。

起武德
終永貞

其年十月。勅改天后朝所撰三教珠英爲海內珠英。

三年八月。右拾遺韋籌。進唐書唐史解表共五通。

會昌二年七月。宰臣德裕。進異域歸忠傳兩卷。

大中五年十一月。太子詹事姚思廉。撰通史三百卷。上之。

通史自開闢至隋末。編年纂帝王美政善事。詔令可利於時者。必載于時。政鹽鐵筦權和糴賑貸。錢陌兵數虛實。貯糧用。

兵利害邊事戎狄。無不備載。下至釋道燒煉。妄求無驗。皆敘之矣。

十二月。又撰帝王政統十卷。上之。

七年十月。尙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崔鉉。上續會要四十卷。修撰官楊紹復。崔瑒。薛逢。鄭言等。賜物。

有差。

氏族

氏族者。古史官所記。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過江則有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有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有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爲大。代北則有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爲大。各於其地。自尙其姓爲四姓。今流俗相傳。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爲五姓。蓋不經之甚也。

武德元年。高祖嘗謂內史令竇威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今我已爲天子。公爲內史。令本同末異。無乃不可乎。威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爲外戚。至于後魏。三處外家。今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東人崔盧爲婚。猶自矜伐。公世爲帝戚。不亦貴乎。

三年。高祖嘗從容謂尙書右僕射裴寂曰。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龜玉。降及祖禰。姻婭帝王。及舉義兵。四海雲集。纒涉數月。升爲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賤。劬勞行陣。下不聊生。公復世胄名家。歷職清要。豈若蕭何曹參。起自刀筆吏也。惟我與公。千載之後。無愧前修矣。

蘇氏議曰。創業君臣。俱是貴族。三代以後。無如我唐。高祖八柱國唐公之孫。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后外。

威娶周太師竇毅女。毅則周太祖之婿也。宰相蕭瑀、陳叔達、梁陳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齊隋駙馬都尉竇威、楊恭仁、封德彝、竇抗，並前朝師保之裔。其將相裴寂、唐儉、長孫順德、屈突通、劉政會、竇軌、竇瑒、柴紹、殷開山、李靖等，並是貴胄子弟。比夫漢祖蕭曹、韓彭門第，豈有等級以計言乎？

武德中，李守素與虞世南論及氏族，初言江左世南獨相酬對，及言北地諸姓，次第如流。陳其事業，皆有援證。世南但撫手而已，不復能答。歎曰：肉譜實可畏。許敬宗曰：肉譜非雅名也。世南曰：昔任彥升善談經籍，梁代稱爲五經笥，今日號倉曹爲人物笥矣。守素以譜時氏族，時人謂之內譜。

貞觀十二年正月十五日，修氏族志一百卷成。上之，先是山東士人好自矜誇，以婚姻相尙。太宗惡之，以爲甚傷教義，乃詔禮部尙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及四方士大夫諳練族姓者，普索天下譜牒，約諸史傳，考其真僞，以爲氏族志。以崔幹爲第一等，書成，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家，豈有舊嫌也？爲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人物，販鬻婚姻，是無禮也。依託富貴，是無恥也。我不解人間何爲重之。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何因崔幹爲一等，列爲第三等，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分爲九等，頒於天下。

顯慶四年九月五日，詔改氏族志爲姓錄。上親製序，仍自裁其類例。凡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以皇、后、四家、鄒、公、介、公、贈、台、司、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僕、射、爲第一等，文武二品及知政事者三品爲第

二等各以品位爲等第。凡爲九等。並取其身及後裔。若親兄弟。量計相從。自餘枝屬。一不得同譜。初貞觀氏族志稱爲

詳練。至是許敬宗以其書不敘明皇后武氏本望。李義府又恥其家無名。乃奏改之。於是委禮部侍郎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元道太常丞呂才等十二人商量編錄。遂立格以皇朝得五品者書入族譜。入譜者繒紳士大夫。咸以爲恥。議者號其書爲勳桂。李義府又奏收貞觀氏族志焚之。

長安四年鳳閣舍人劉知幾撰劉氏三卷。推漢氏爲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據明白。前代所誤。雖爲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

神龍元年五月十八日左散騎常侍柳沖上表曰。臣聞姓氏之初。世本著其義。昭穆之序。周譜列其風。漢晉之年。應摯明宗系之說。齊梁之際。王賈述衣冠之源。使夫士庶區分。懲勸攸寄。昭之後世。實爲盛典。臣今願敘唐期之崇。修氏族之譜。使九圍仰止。百代承風。豈不大哉。上從之。遂令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工部尚書張錫禮部侍郎蕭至忠岑羲兵部侍郎崔

暹刑部侍郎徐堅工部侍郎劉憲左補闕吳兢等重修至先天二年三月柳沖奏所備姓族錄成。上之。凡二百卷。又於今判定至開元二

年七月二十一日畢。上之。

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勅文。其氏族並得之久遠。有餘俗諱。及僻疾同聲者。宜改與本族望所出大姓。

任自遂使穩。

其時桓彥範孫改姓姜氏。

乾元元年著作郎賈至撰百家類例十卷。

其序旨曰以其婚姻承家冠冕備盡則存譜大譜所紀者唯尊官清職傳記本原分爲十卷爰列百氏其中須有部折各於當族注之通爲百氏以隴西李氏爲第

一至貞元中左司郎中柳芳論氏族序四姓則分

甲乙丙丁頌之四海世族則先山東載在唐歷

永泰二年十月七日宗正卿吳王祇奏修史館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譜二十卷上之。

大歷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太子中允李良佐及諸房譜依舊姓獨孤氏從之。

元和七年七月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涯撰姓纂十卷上之。

開成四年正月勅大理寺少卿李衢修撰皇后譜謀。

其年閏正月勅翰林學士柳璟修續皇室永泰新譜。

以永泰初璟祖考爲史官嘗撰皇家永泰譜二十卷成上之至是復令璟修續其書焉。

大中六年十二月宗正寺奏得當司修圖譜官李宏簡伏以德明皇帝之後興聖皇帝以來宗祊有序昭

穆無差近日修撰率多紊亂遂使冠履僭儀元黃失位數從之內昭序便乖今請宗子自常參官并諸州

府及縣官等各具始封建諸王及五代祖及見在子孫錄一家狀送圖譜院仍每房納於官取高處昭穆

取尊卽轉送至本寺所司磨勘屬籍稍獲精詳依奏

蕃夷請經史

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禮記一部。并雜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并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賜之。

開元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命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以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祕書正字于休烈上表。投招諫。甌言曰。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夫以東平帝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戰之書。況西戎國之遠蕃。曷可貽經典之事。且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屬奔命。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必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強盛。則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謀。若與此書。國之患也。表入。勅下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等曰。西戎不識禮經。心昧德義。頻負明約。孤背國恩。今所請詩書。隨時給與。庶使漸陶聲教。混一車書。文軌大同。斯可使也。休烈雖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而不知忠信節義於是乎在。上曰。善。乃以經書賜與之。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渤海遣使求寫唐禮及三國志晉書三十六國春秋。許之。

附學讀書

神龍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勅吐蕃王及可汗子孫。欲習學經業。宜附國子學讀書。

永泰二年正月十四日。國子祭酒蕭昕上言。請崇儒學。以正風教。其月二十九日。勅曰。頃以戎狄方虞。急於經略。太學空設。諸生益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埽。念每及此。甚用懼焉。其諸道節度。觀察。都團防禦使等。朕之腹心。各鎮方面。誠茲子弟。各奉義方。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子弟。欲習業者。自今已後。並令補國學生。欲其業重。籟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世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揀擇尤精。堪爲師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第等。并所供糧料。及緣修理。各委本司。作條件聞奏。

開成元年六月。勅新羅宿衛生王子金義宗等。所請留住學生員。仰准舊例留二人。衣糧准例支給。二年三月。渤海國隨賀正王子大俊明。并入朝學生。共一十六人。勅渤海所請生徒習學。宜令青州觀察使放六人。到上都。餘十人勒迴。又新羅差入朝宿衛王子。并准舊例。割留習業學生。並及先住學生等。共二百十六人。請時服糧料。又請舊住學習業者。放還本國。勅新羅學生內。許七人。准去年八月勅處分。餘時十馬畜糧料等。既非舊例。並勒還蕃。

唐會要卷三十七

五禮篇目

武德初。朝廷草創。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舊制。至貞觀初。詔中書令房元齡。祕書監魏徵。禮官學士。備攷舊禮。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禮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爲一百卷。初。元齡與禮官建議。以爲月令蜡法。唯祭天宗。謂日月已下。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並除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皇太子入學。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陳五兵于太社。農隙講武。納皇后行六禮。四孟月讀時令。天子上陵朝廟。養老于辟雍之禮。皆周隋所闕。凡增二十九條。餘並依古禮。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獻之。詔行用焉。

蘇氏曰。五禮等威。三代沿革。蓋上聖有作。情必備于吉凶。後世遵行。事豈變于文質。源清則流永。根正則苗長。我唐始基。刊定禮樂。去亡隋之繁雜。備前古之雅正。作萬代法。成四海儀。光闡皇猷。永固帝業。而修禮官不達睿旨。坐守拘忌。近移凶禮。實於末篇。斯爲妄矣。房梁公魏鄭公。庶務自殷。一心有限。雖統其事。無暇參詳。爲禮官所誤。不然者。白圭無斯玷矣。暨乎永徽之初。再修典禮。遂刪去國恤禮。以爲

預凶事。非臣子之所宜言。此又乖也。且禮有天子卽位爲禕。歲一漆而藏焉。漢則三分租賦。而一奉陵寢。周漢之制。豈謬誤耶。是正禮也。且東園祕器。曾不廢於有司。國恤禮文。便謂預於凶事。何貴耳而賤目。背實而向聲。有以見敬宗義府之大妄也。

永徽二年。議者以貞觀禮未備。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中書侍郎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少卿韋琨。太學博士史道元。符璽郎孔志約。太常博士蕭楚材。孫自覺。賀紀等。重加緝定。勒成一百三十卷。二百二十九篇。至顯慶三年正月五日。奏上之。高宗自爲之序。詔中外頒行焉。

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備舉。蕭楚材孔志約。以國恤禮爲預凶事。非臣子之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於是刪而定之。其時以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所損益多涉希旨。學者紛議。以爲不及貞觀禮。

至上元三年二月。勅五禮行用已久。並依貞觀年禮爲定。至儀鳳二年八月。又詔顯慶已來新修禮。多不師古。其五禮並宜依周禮行事。

自是禮司益無愆。每有大事。皆參會古今禮文。臨時撰定。

開元十年。詔國子司業韋縉。爲禮儀使。專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疏請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相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修。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從之。初令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檢撰。歷年不就。說卒後。蕭嵩

代爲集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邱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禮。二十九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元和十三年八月。禮官王彥威集開元二十一年已後。至元和十三年。五禮裁制。勅格爲曲臺新禮。上疏曰。臣聞禮之所始。及損益之文。布于前書。不敢悉數。開元中。命禮官大臣。改撰新禮。五禮之儀始備。又按自開元二十一年已後。迄于聖朝。垂九十餘年矣。法通沿革。禮有廢興。或後勅已更裁成。或當寺別稟詔命。貴從權變。以就便宜。又國家每有禮儀大事。則命禮官博士。約舊爲之損益。脩撰儀注。以合時變。然後宣行。卽臣今所集開元以後。至元和十三年。奏定儀制。不惟與古禮有異。與開元儀禮已自不同矣。又檢脩禮官故事。每詳定儀制。訖則約文爲之禮科。以移責于百司。又約之以供備。然後禮事畢舉。禮科者。名數之總。與儀注相扶而行者也。闕一不可。臣今所集。備禮科之單複。具供給之司存。欲使謁者贊引之徒。官長辟除之吏。開卷盡在。按文易徵。其他五禮之儀式。或舊儀所不載。而與新創不同者。莫不次第編錄。竊以聖朝典禮。于元和中集錄。又曲臺者。實禮之義疏。故名曰元和曲臺新禮。并目錄勒成三十卷。謹詣光順門奉表以聞。伏乞裁下。從之。

禮儀使

高祖禪代之際。溫大雅與竇威陳叔達。參定禮儀。自後至開元初。參定禮儀者。並不入銜。無由檢敘。開元九年正月。韋縉除國子司業。仍知太常禮儀事。至二十三年二月。凡四改官。至太常卿。並帶禮儀事。

又至天寶九載正月除太子少師方罷禮儀事。

天寶九載正月置禮儀使以太子左庶子韋述爲之。至十五載六月更不改易。

至德二載閏八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崔器除兼戶部侍郎知禮儀事。至乾元元年四月太常少卿王璵兼知禮儀事。其月十八日除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禮儀祠祭等使。二年九月七日太常少卿于休烈除工部侍郎充禮儀使。

廣德元年太常卿杜鴻漸充禮儀使。

永泰二年八月十三日禮部尚書裴士淹除禮儀使。

大歷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勅停禮儀使事。歸太常。至七年正月十九日復置使以太常卿楊綰爲之。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吏部尚書顏真卿除禮儀使。建中元年停。自後不置。每有南郊大禮權置使。畢日停。

服紀上

貞觀十四年太宗嘗從容謂禮官曰。同爨尙有總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疏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爲得。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祕書監顏師古議曰。竊以舊館脫驂。尙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況乎昆季之親。嚴親是奉。夫之昆季。資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絕于五服。當其喪沒。闔門縞素。己獨晏然。元黃不改。靜言至理。殊匪宏通。無益防閑。實開偷薄。相爲制服。孰謂非宜。又外氏

之親俱緣于母。姨舅一例。等屬齊尊。姨既小功。舅乃總麻。曲生異義。茲亦未安。愚謂昆季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爲舅小功。同于姨服。則親疏中節。名數有倫。至如舅姑爲婦。其服太輕。冢婦止于大功。眾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名義特崇。饋奠之勤。誠愛兼極。略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普服大功。己子之妻。翻成減降。今謂冢婦周服。眾婦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筭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給齊平。更無窒礙矣。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與禮官定議曰。夫親族有九。服紀有六。隨恩以厚薄。稱情以立文。原夫舅之與姨。雖爲同氣。權之于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爲父之本宗。姨乃外戚他族。考之經典。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循名責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有所未達。今之損益。實在茲乎。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菴。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總麻。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之親。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繫于名。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于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爲是。則不可死而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今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嫡子婦

舊服大功。請加爲朞。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總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制曰。可。

二十三年五月。禮部尙書許敬宗奏言。伏奉遺詔。臣下喪服。以日易月。皆從三十六日之限。但大行在殯。皇帝主喪。山陵事畢。方釋衰絰。依禮。近臣君服斯服。敢緣斯義。請延至墓畢後除。從之。

顯慶元年九月二十九日。脩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曰。依古喪服。甥爲舅總麻。舅報甥亦同此制。貞觀年中。八座議奏。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報于甥。服猶三月。謹按傍親之服。禮無不報。己非正尊。不敢降之也。故甥爲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爲舅總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爲舅。使同從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脩律疏人。不知禮意。舅報甥服。尙止總麻。于例不通。理須改正。今請修改律疏。舅報甥亦小功。又曰。庶母古禮總麻。新禮無服。謹按庶母之子。卽是己之昆季。昆季爲之杖舄。而已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吉凶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今請依典故爲服總麻。制從之。

龍朔二年八月。有司奏。同文正卿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身亡。請申心制。有司奏稱。據令。繼母改嫁。及爲長子。並不解官。乃下勅曰。雖云嫡母。終是繼母。據理緣情。須有定制。付所司議定。奏聞。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義等奏議曰。緇尋喪服。母名斯定。嫡繼慈養。皆在其中。唯出母之制。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己。則皆無服。是以今云母嫁之服。又云出妻之子。出言其子。以明所生。嫁則言母。通包養嫡。俱當解任。並合心喪。

其不解者。唯有繼母之嫁。繼母爲名。正據前妻之子。嫡於諸孽。禮無繼母之文。申令今既見行。嗣業理申心制。然奉勅議定。方垂永則。令有不安。亦須釐正。竊以嫡繼慈養。皆非所生。出之與嫁。並同行路。嫁雖比出稍輕。於父終爲義絕。繼母之嫁。既殊親母。慈嫡義絕。豈合心喪。望請凡非所生。父卒而嫁。爲父後者無服。非承重者杖朞。並不心喪。一同繼母。有符情禮。無玷舊章。又心喪之制。唯施厭降。杖朞之服。不悉解官。而令文三年齊斬。亦入心喪之制。杖朞解官。又有妻服之舛。又依禮。庶子爲其母總麻三月。既是所生無服。准例亦合解官。令文漏而不言。於事終須修附。既以嫡母等嫁。同一令條。總議請改。理爲允愜者。依文武官九品以上議。得司衛正卿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議。請一依司禮狀。嗣業不合解官。得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等二十六人議。請解嗣業官。不同司禮禮狀者。母非所生。出嫁義絕。仍令解職。有案緣情。杖朞解官。不甄妻服。三年齊斬。謬曰心喪。庶子爲母總麻。漏其中制。並令文疏舛。理難因襲。望請依房仁裕等議。總加脩附。垂之不朽。其禮及律疏。有相關涉者。亦請准此改正。嗣業既非嫡母。改醮不合解官。詔從之。

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后上表曰。夫禮緣人情而立制。因時事而爲範。變古者未必是。循舊者不足多也。至如父在。爲母止服一朞。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養特深。生養勞瘁。恩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其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若父在。爲母止一朞。尊父之敬。雖同。報母之慈。有缺。且齊

斬之制足爲差減。更令周以一朞。恐傷人子之志。今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遂下詔依行焉。當時亦未行用。至垂拱年中。始編入格。至開元五年。左補闕盧履冰上言。准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則天皇。后請同父沒之服。三年然後始除靈。雖則權行。有紊彝典。今陛下孝治天下。動合禮經。請仍舊章。庶協通典。于是下制。令百官詳議。并舅及嫂叔服。不依舊禮。亦令議定。刑部郎中田再思建議曰。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威。隆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德。思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方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自古以來。升降不一。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元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又改葬之禮。鄭元云。服總麻三月。王肅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元云。皆服。王肅云。從子繼育。乃爲之服。又無服之殤。鄭元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肅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等。補經宗傳。各有異同。苟摯采古求遺。互爲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也。故曰。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爲母三年行之。已踰四紀。編之于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爲律。後王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的心。背德義之本。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服之有制。使愚人企及。衣以斬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淳樸。須敦孝義。抑賢

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今據齊斬升數。麤細已降。何忍節制。減至于菴。使後代士盡忘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舅及姨之服。並太宗之制。行之百年矣。輒爲刊復。實用有疑。于是紛議不定。履冰又上疏曰。禮。女在室。以父爲天。出嫁。以夫爲天。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本無自專抗尊之法。則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所以父在爲母服菴者。避二尊也。伏惟陛下正持家國。孝治天下。而不斷在宸衷。詳正此禮。但隨末俗。顧念兒女之情。臣恐後代。復有婦奪夫政之敗者。疏奏未報。履冰又上表曰。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尊卑法于天地。動靜合于陰陽。陰陽和而天地生成。夫婦正而人倫有序。自家刑國。牝鷄無晨。四德之禮不僭。三從之義斯在。卽喪服四制云。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菴者。見無二尊也。准舊儀。父在爲母一周除靈。再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焉。豈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家國者矣。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闢僭篡。預自崇先。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衰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尙未通用。天臯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初。始編人格。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僞符。載初之元。遂啓易代之深覺。孝和雖則反正。韋氏復效晨鳴。孝和非意暴崩。韋氏旋即稱制。不蒙陛下英算。宗廟何由克復。且臣所獻者。蓋請正夫婦之綱。豈忍忘子母之道。諸議所非者。大凡只論罔極之恩。喪也。寧戚禽獸識母而不識父。豈得與伯叔母服同。豈得與姑姊妹

制等。此並道聽而塗說之言。未習先王之旨。又安足以議經邦治俗之禮乎。臣前狀單略議者。未識臣之懇誠。謹重以聞。請付中書門下商量處分。左散騎常侍元行沖奏議曰。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則有申厭。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理俱盡者。因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而化成。而妻喪杖舄。情禮俱殺者。蓋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可以異於飛走。別於華夷。義農堯舜。莫之易也。文武周孔。所同尊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畢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又即母之女黨。加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避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總。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謹詳三者之儀。並請依古為當。自是百寮議竟不決。至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詔曰。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況子夏為傳。乃孔門所受。格令之內。

有父在為母齊衰三年。此而有為。為非重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為母

行服不同。議者是非紛然。元行沖謂人曰。聖人制厭降之禮。豈不知母恩之深。但尊祖貴祧。欲其遠別禽獸。近異夷狄。故也。人情易搖。淺識者衆。一紊其度。其可正乎。至二十年。蕭嵩與學士改修五禮。又議

請依上元元年勅。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為定。及頒禮。乃一切依行焉。

聖歷元年。太子左庶子王方慶書問太子文學徐堅曰。女子年幼。稚而早孤。其母貧窶。不能守志。攜以適

人爲後夫之所鞠養。及長出嫁。不復同居。今母後夫亡。欲制繼父服。不知可否。人間世上士庶。此例皆是。至於服紀。有何等差。前代通儒。若爲議論。堅答曰。儀禮喪服。繼父同居齊衰。謂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亦無大功之親。而所適者。以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者也。鄭元曰。大功之親。同財者也。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也。以恩服耳。未嘗同居。則不服也。小戴禮記。繼父服並有明文。斯禮經之正說也。至於馬融。王肅。賀循等。並稱達禮。更無異文。唯傅元著書。以爲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袁准作論。亦以爲此。則自制文亂名之大者。竊以父猶天也。愛敬斯極。豈宜覲貌。繼以他人哉。然而藐爾窮孤。不能自立。既隨其母。託命他宗。本族無鞠養之人。因託得存其世嗣。在其生也。實賴其長育。及其死也。頓同之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篤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豈應如是。故袁傅之駁。不可爲同居者施焉。昔朋友之死。同爨之喪。並制總麻。詳諸經典。比之於此。蓋亦何嫌。繼父之服。宜依正禮。今女子母攜重適人。寄養他門。所適慈流。情均膝下。長而出嫁。始不同居。此則笄總之儀。無不殫備。與築宮立廟。實無異焉。蓋有繼父之道也。戴德喪服記曰。女子適人者。爲繼父服齊衰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梁氏集說亦云。女子適人者。爲繼父服齊衰服。繼父與不同居者服同。今爲服齊衰三月。竊爲折衷。方慶深善其答。

其年。四門博士王元感云。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鳳閣侍郎張柬之駁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

也。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云。禮也。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尙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此尙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喪服小記云。再朞之喪。三年也。朞之喪。四時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修。輒欲排毀也。議者以束之所駁。頗合于禮典。神龍元年五月十八日。皇后表請。天下士庶出母終者。令制服三年。至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文。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以報免懷。齊斬之紀。雖存出母之制。願復之慕。何申孝子之心。其出嫁之母。宜終服三年。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勅文。服紀之制。有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縉奏曰。謹按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堂姨舅舅母。恩所不及。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總麻三月。並以親情。而服屬疏者。外祖正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

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卽未疏。恩絕不相爲服。親舅母來承外族。同爨之禮不加。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且以外祖小功。此則正尊。情甚親而服屬疏者也。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儕類。親旣無別。服宜齊等。請爲舅加至小功五月。堂姨舅疏降一等。親舅母從服之例。先無服制之文。並望加至祖免。望付尙書。省集羣官吏詳議。務從折衷。永爲典則。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竊聞大道旣隱。天下爲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二。總一定議。理歸本宗。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忘愛敬。宜存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服皆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貞觀修禮。時改舊章。漸廣涓陽之恩。不尊洙泗之典。及宏道之後。唐隆之間。國命再移於外族。此則禮亡徵兆。因斯見矣。天人之際。可不戒哉。開元初。補闕盧履冰進狀。論喪服輕重。勅令僉議。於時衆議紛如。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開元八年。特降別勅。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闢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自上高祖。下至元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以及遠。稱情以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議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存。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日月同懸。咸所仰也。謹按儀禮喪服傳曰。外親之服。皆總麻。鄭元謂外親異親。正服不過總麻。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以尊加也。從母小功五月。以名加也。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依

本服總麻三月。若以匹敵。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于外氏。聖人之心。良有以也。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聖人究天道而厚于祖禰。繫姓族而親其子孫。近則別于賢愚。遠則異于禽獸。由此言之。母黨比于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二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宗之喪。蓋所存者遠。而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一等。堂舅及姨。列于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源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于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季。皆小功五月。以其出于曾祖。其服不得過于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昆季。皆總麻三月。以其出于高祖。其服不得過于高祖也。其堂舅姨。既出于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卽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總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均。棄親錄疏。理則不順。推而廣之。是與本族無異矣。服皆有報。則堂外甥。曾孫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情之親者。制服乃輕。蓋本于公者薄。于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亦可得而墮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正乎。且舊章淪胥。爲日已久。所存無幾。又欲棄之。雖

曰未達。不知其可。請依儀禮喪服爲定。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臣聞儀禮曰。外服皆總。又曰。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並爲小功五月。其爲舅總麻。鄭文貞公魏徵已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訖。今之所加。豈異前旨。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堂舅堂姨堂舅母。並升爲袒免。則何以祖述禮經乎。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則豈無加報于外孫乎。如以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何同等而相淺乎。竊恐外內乖序。親疏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理必然也。禮不云乎。無輕議禮。況夫喪服之紀。先王大猷。奉以周旋。以匡人道。一詞寧措。千載是遵。涉于異端。豈曰宏教。伏望各依正禮。以厚儒風。太常所請增加。愚見以爲不可。戶部郎中楊伯成。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並同是議。與沔等略同。議奏。上又謂侍臣等曰。朕以爲親姨舅。旣服小功。則舅母于舅。有三年之喪。是受我而厚。以服制情。則舅母之服。不得全降于舅。宜服總麻。堂姨舅。古今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袒免。又鄭元注禮記曰。同爨總麻。若比堂姨舅于同爨。親則厚矣。又喪服傳云。外親之服皆總。是亦不隔于堂姨舅也。若以所服不得過本。而須爲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服制。亦何傷乎。是皆親親敦本之意。卿等更熟詳之。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尙書李林甫等奏曰。外族之親無厭降。外甥旣爲舅母制服。舅母還合報之。夫外甥旣合報服。則與夫之姨舅。以類是同。外甥之妻。不得無服。所增者頗廣。能引者漸疏。微臣愚蒙。猶有未達。上又手制答曰。從服有六。此其一也。降殺之制。禮無明文。此皆自身率親。用爲服制。所有存抑。盡是推

恩。朕情有未安。故令詳議。非欲苟求變古。以示不同。卿等以爲外族之親。禮無厭降。報服之節。所引甚疏。且姨舅者。屬從之至近也。以親言之。則亦姑伯之匹敵也。豈有所引者疏。而降所親者服。又婦從夫者也。夫之姨舅。夫既有服。從夫而服。由是睦親。實欲令不肖者企及。賢者俯就。卿等宜熟詳之。耀卿等奏曰。陛下體至仁之德。廣推恩之道。將宏引進。以示睦親。再發德音。更令詳議。臣等謹按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命。不以輕重遞增。蓋不欲參於本宗。慎於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總麻。堂姨舅袒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於物情。自我作古。則羣儒風議。徒有稽留。並望准制施行。從之。

唐會要卷二十八

服紀下

貞元二年十一月。德宗王皇后崩。上及百官已釋服。唯皇太子及舒王誼以下則否。將及三年之制也。初。禮官議大行皇后喪服節。攝太常博士柳冕等七人奏請。皇太子依魏晉故事。爲大行皇后喪服。旣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終制。則存厭降之禮。旣而事下中書。宰臣召問禮官等曰。今豈可令皇太子縗服侍膳。直至于旣葬乎。博士張薦等請依宋齊閒。皇后爲父母服三十日。公除例。爲皇太子喪服之節。旣及公除。詣于正內。則服墨穆。歸至本院。縗麻如故。庶允通變之情。宰臣具以聞奏。左補闕穆質上疏曰。臣謹按禮經。兼徵近古。皇太子居母后之喪。竝無降殺之禮。唯西晉杜元凱有旣葬除服之論。蓋穿鑿詭詞。以說時主。誠不足爲後王法也。臣愚以爲遵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三十日之服。則太輕。唯行古之道。以周年爲定。乃得禮之中矣。詔宰臣更與所司議之。宰臣以穆質所奏。召問禮官。而不言質名。禮官柳冕張薦對曰。準禮。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豈有父母貴賤。而差降喪服之節乎。且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云。皇后爲父母服十三月。其稟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爲外祖父母服五月。其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所以然者。恐喪服侍奉。有傷至尊之意也。故從權制變。昭著國章。公門脫縗。義亦在此。豈皆爲金革乎。皇太

子今若抑哀公除。墨穆朝覲。至本院依舊縗麻。酌于變通。庶可傳繼。宰臣然其對。遂命太常卿鄭叔則草議。奏曰。准禮。子爲母齊衰杖周。更無貴賤降殺之別。伏以聖上以大中立教。以至孝興理。憲章古道。肅慎禮文。皇太子稟訓睿哲。因心孝敬。緣情酌禮。復古爲宜。准禮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日禫。至于昏定晨省。問安視膳。不可服衰麻。密近宸扆。伏請每詣正內。覲謁。整服墨穆。歸至本院。依舊縗麻。庶適變通。允叶情禮。上令宰臣召穆質議焉。對曰。雖不能遂皇太子三年之志。且遠依古禮。猶愈魏晉之文。請降制命。宣行于外。亦不妨皇太子在內。墨縗也。制可之。其月詔百官及宗室諸親。舉哀兩儀殿。臨畢。百辟素服視事。及大殮成服。百官服三日。及甲辰之夕。釋之。用晉文明皇后崩。天下發哀三日止之義。其文武六品以上。非常參官。及士庶等。各于本家素服臨外。命婦各于本家。素縗朝夕臨五日。六年正月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初。御史監察者。以開元禮。凡有總麻以上喪。不得饗廟。移牒吏部。告以差奏祭官有私喪者。于是吏部奏曰。准禮。諸侯絕周。大夫總者。所以殺旁親之喪。不敢廢大宗之祭。士則總不祭者。謂同宮未葬。欲人之吉凶不相瀆也。魏晉以降。變禮從權。總以上喪。假內衣縗。謂之喪服。假滿卽吉。謂之公除。凡旣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江右潭殷仲堪竝云。旣葬公除。廢祭者非也。故其時公除者。則行公祭。蓋大夫不敢以家事辭王事。春秋之義也。今國家行公除之令。旣已卽吉。于祭無嫌。私家之祭。則無廢者。公家之祭。則猶禁之。是有司限文。進退維谷。若以服爲禁。則懼虧祭禮。若以例

奏差。則懼違令文。先王立禮。所以進人爲善也。立法所以禁人爲非也。彼公除者。人各思君親。莫不欲祭。使子得祭其父。孝莫大焉。臣得祭其君。義莫重焉。苟祭而不許。是禁人爲善也。苟私祭不禁。則公祭無嫌。是則垂之空文。不若行其變禮。今請申明舊令。使行之可守。凡有慘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者。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之。庶輕重有倫。以一王法。從之。八年九月。以前太子賓客李愿爲太子賓客。前衛尉少卿李怱爲韶王傅。愿怱皆太尉晟之子。居母喪既大祥而除官。晟以二子未禫。訪于諸相。趙璟陸贄謂曰。故事有大祥授官者。皆終禫而後朝請。晟乃奏行之。

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姪女子適李氏。婿見居喪。今時俗婦爲舅姑服三年。恐爲非禮。請禮院詳定。垂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岩議曰。謹按大唐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爲舅姑。及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不杖周。稽其禮意。抑有其由也。蓋以婦人之道。以專一。不得自達。必繫于人。故女子適人。服以夫斬。而降其父母。喪服傳曰。女子以適人。爲父母。何以周也。婦人不二斬。婦人從人。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先聖格言。歷代不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且服者報也。雖有加降。不甚相懸。故舅姑爲婦。大功九月。以卑降也。婦爲舅姑。齊衰周年。以尊加也。其父母舅姑除變之節。十二月小祥。除腰經。十三月大祥。除衰裳。去經。十五月而禫。逾月復吉。

永貞九年九月禮儀使奏孫爲祖母合服齊衰五月漢魏以來時君皆行易月之制皇帝爲曾太皇太后沈氏合五日而除內外百寮竝令從服以五日爲制其在興慶宮嘗侍奉太上皇者十三日而除從之開成三年十月中書門下奏皇太子今月十六薨自十六日舉哀二十八日公除臣等參詳惠昭太子例蓋緣在公除內今從舉哀日數至二十八日十三日滿合公除不合更待輟朝日滿臣等商量望令百寮二十九日概行參假便赴延英奉慰勅旨宜依

會昌五年正月兵部尙書歸融奏伏觀義安殿皇太后遺令皇帝三日不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者皇帝遵奉遺旨將欲施行臣等商量事貴得中禮從順變伏以宣懿皇太后常奉太皇太后之命追尊徽名祔配廟室今之議禮合有等衰伏請皇帝降服期行以日易月之制十三日釋服其內外百寮亦請以此除釋至于營奉陵寢制度法物卽請准舊例更無降制從之
大中六年十月詔有司宰臣周親慘故欲行宣弔之禮宜令參酌太常禮院奏伏查宰臣周親如是伯叔及親兄弟或會居重任或位列朝行七品以上官則請行宣弔之禮如年齒幼官位卑及其餘周親事竝請不用遣使庶輕重之宜有節降殺之義得中若宣弔例以朞年伏慮有煩聖聽從之

奪情

武德二年正月四日尙書左丞崔善奏曰欲求忠臣必于孝子比爲時多金革頗遵墨綬之義丁憂之士

例從起復。無識之輩，不復戚容。如不糾劾，恐傷風俗。至九月，制曰：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

儀鳳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韋萬石奏：太常博士弟子等有遭憂者，請百日之後，量追赴上，奉勅依侍御史劉思立奏曰：竊以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睦親化人，莫先于孝。所以三年之禮，貴賤咸遵。金革之事，始有墨綬。縱此輩小人，先無俯就，猶須在其上者，勛以企及。若遣釋服作樂，則甚紊禮經。帶經理音，又全虧國體。豈以其居家不能報禮，遂欲曹司約爲非法。萬石身居禮樂之官，輒昧吉凶之本，頒之士卒，理恐未安。旣爽風化之源，請舉糾繩之典。萬石請付法司科斷。音聲人請停追。至開元十三年，車駕將赴東岳，太常追孝假音聲人從駕。華州刺史楊瑒奏曰：臣竊考經傳，喪記有文。歷代相因，損益無替。斯事體大，人誰敢違。國家孝理天下，超跡百王焉。可以苴絰之人，叶鐘磬之樂。旣傷往教，復玷清猷。良史見書，難爲直筆。臣職惟宣化，期不奉詔。上嘉之。調露二年，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外，然後著鞢鞮而朝。直宿在省，則席地籍蓐，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啓齒。歸必衣衰絰，號慟無常。國朝奪情者多矣，惟通能合典禮。長安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勅：三年之喪，自非從軍更籍者，不得輒奏請起復。至廣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勅：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其文官自今以後，竝許終制，一切不得輒有奏聞。景龍三年，以前工部侍郎張說起復爲黃門侍郎，說乞終喪制，上表許之。其年十一月，以前昭容上官氏起復爲婕妤。

貞元十三年七月。張茂宗將尙公主。太常博士裴堪上疏曰。伏見駙馬都尉張茂宗。猶在母喪。聖恩念其亡母遺表。許公主今年八月出降。仍令茂宗借吉就昏者。伏以夫婦之義。人倫大端。所以關雎冠詩之首者。王化之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爲本。所以齊衰在服之重者。人道之厚也。聖王知二端爲訓人之本。不可變也。故制昏禮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皆主人几筵聽命於廟。稱事立禮。通謂之嘉。所以上承宗廟。繼嗣也。又制喪禮曰。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稱情立文。通謂之凶。所以送死者有已。復生有節也。然後夫義婦順。父慈子孝。馴致不失。臻于太和。歷代寶之。以爲至教。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縗。事重于奪情。義許其權變。又兵法繫門而出。以喪禮處之。以情相因。體或有類。若茂宗釋縗服而衣冠裳。去聖室而行親迎。雖云輟哀借吉。是亦以凶瀆嘉。豈惟失先王之重典。抑亦爲國家之爽法。儻茂宗留俟免喪。則日月非遠。今公主指期下嫁。又儀注有嫌。固不可廢重而就輕。捨大而取小。伏惟皇帝陛下。體天撫運。統天立法。何嘗不守先王之至德。往聖之明謨。下盡羣言。上留元鑒。彝倫式序。懿範昭明。所以八表肅清。四夷歸化。方宏禮義之日。大敦名教之時。于無爲之朝。有異議之事。衆情未達。疑懼交深。伏願抑茂宗亡母之誠。顧典章不易之義。待其終制。然後賜昏。收天情于至難。察有司之懇守。垂之史冊。聖德彌光。則天下幸甚。

大中五年八月。宰臣奏。伏以通喪三年。臣庶一致。金革無避。軍旅從權。近日諸使及諸道。多奏請與人吏

職掌官并進奏官等起復因循既久訛弊轉深非惟大啓侍門實亦頗紊朝典臣等商量自今以後除特勅及翰林并軍職外其諸司諸使人吏職掌官并諸道進奏官竝不在更請起復授官限其間或要藉驅使官任准舊例舉追署職令句當公事待服闋日卽依前奏官從之

十二年二月以前右金吾將軍鄭漢璋前鴻臚少卿鄭漢卿竝起復授本官以國舅光之子也

葬

舊制銘旌三品以上長九尺五品以上長八尺六品以下七尺皆書云某官封姓名之柩舊制凡詔喪大

臣一品則鴻臚卿護其喪事

二品則少卿三品丞人往皆命司儀示以制

舊制應給鹵簿職事四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京官職

事五品以上本身婚葬皆給之舊制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立碑

螭首龜趺上高不過九尺

七品以上立碑

圭首方趺上不過四尺

若隱

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凡石人石獸之類三品以上用六五品以上用四

武德六年二月十二日平陽公主葬詔加前後鼓吹太常奏議以禮婦人無鼓吹高祖謂曰鼓吹是軍樂也往者公主于司竹舉兵以應義軍既常爲將執金鼓有克定功是以周之文母列于十亂公主功參佐命非常婦人之匹也何得無鼓吹宜特加之以旌殊績至景龍三年十二月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請自今婚葬之日特給鼓吹宮官准此左臺侍御史唐紹上疏諫曰竊聞鼓吹

之作。本爲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故柶鼓曲有靈夔吼。鷦鷯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寵錫。假如郊祀天地。誠是重儀。唯有宮懸。而無案架。故知軍樂所備。尙不給于神祇。鉦鼓之音。豈得接于閨闈。准式公主王妃以下葬。唯有團扇。方扇。綵幃。錦帳之色。加之鼓吹。歷代無聞。又准令主官婚葬。先無鼓吹。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儀。今特給五品以下母妻。五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因夫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次。難爲定制。參詳義理。不可常行。請停前勅。各依常典。至元年建卯月三日。婚葬。函簿。據散官封至一品。事職官正員三品。并駙馬都尉。許隨事量給。餘一切權停。

太極元年六月。右司郎中唐紹上疏曰。臣聞王公以下。送終明器等物。具標格令。品秩高下。各有節文。孔子曰。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以芻靈者。善爲俑者不仁。傳曰。俑者。謂有面目機發。似于生人者也。以此而葬。殆將于殉。故曰不仁。比者。王公百官。競爲厚葬。偶人象馬。雕飾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禮。更相扇動。破產傾資。風俗流行。下兼士庶。若無禁制。奢侈日增。望請王公以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竝陳于墓所。不得衢路昇行。

開元二年六月二日勅。緣喪葬事。非崇舊德。別有處分。不得輒請官供。四年七月。王仁皎葬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同昭成皇后父寶孝。諡故事。墳高五丈一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頌。上表曰。臣聞儉德之恭。

棺槨之度。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或云寶太尉墳最高。取則不遠者。縱令往日無極言者。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常式。豈若韋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鄴陵。禍不旋踵。爲天下笑。況今之所設。先作于紀綱。情既無窮。故爲之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所謂金科玉條。蓋以此也。儻中宮情不可奪。陛下不能苦違。卽准令一品合陪陵葬者。墳高三丈以上。四丈以下。降勅使同陪陵之例。卽極是高下得宜。臣參樞近不敢不奏。

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勅。古之送終。所尙乎儉。其明器墓田等。令于舊數內遞減。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請減至七十事。五品以上。先是七十事。請減至四十事。九品以上。先是四十事。請減至二十事。庶人先無文。請限十五事。皆以素瓦爲之。不得用木及金銀銅錫。其衣不得用羅錦繡畫。其下帳不得有珍禽奇獸。魚龍化生。其園宅不得廣作院宇。多列侍從。其輜車不得用金銀花。結綵爲龍鳳。及垂流蘇。畫雲氣。其別勅優厚官供者。准本品數十分加三等。不得別爲華飾。其墓田。一品塋地。先方九十步。今減至七十步。墳先高一丈八尺。減至一丈六尺。二品先方八十步。減至六十步。墳先高一丈六尺。減至一丈四尺。三品墓田。先方七十步。減至五十步。墳先高一丈四尺。減至一丈二尺。其四品墓田。先方六十步。減至四十步。墳高一丈二尺。減至一丈一尺。五品墓田。先方五十步。減至三十步。墳先高一丈。減至九尺。六品以下

墓田先方二十步。減至十五步。墳高八尺。減至七尺。其庶人先無步數。請方七步。墳四尺。其送葬祭盤。不得作假花果及樓閣。數不得過一牙盤。

大歷五年五月十五日勅。應准勅供百官喪葬人夫幔幕等。三品以上。給夫一百人。四品五品。五十人。六品以下。三十人。應給夫須和雇。價直委中書門下文計處置。其幔幕。鴻臚衛尉等供者。須所載幔幕張設人。竝合本司自備。如特有處分。定人夫數。不在此限。

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勅。如聞士庶在外身亡。將櫬還京。多被所司不放入城。自今以後。不須止遏。貞元九年十二月。故太尉西平郡王太師晟。備禮葬于鳳政原。是日。廢朝。上御南望春宮臨祭。令中使宣弔于柩車。文武常參官。皆素服。送至長樂坡。哭拜于路。時太常卿裴郁草儀。設引令式書。隔品致敬之文。乃請宰臣及二品以上官者。哭而不拜。乃禮官失也。

十一年十一月勅。故司徒兼侍中贈太傅燧。今月九日葬。七日發引。百官不須入朝。便于城外送發引。十三年五月。宗正卿嗣義王嘯奏。簡王府諮議參軍嗣寧王子澍葬。請鹵簿。宰臣等議。以子澍官卑。不合特給。詔令給。

其年七月勅。自今以後。嗣王薨葬日。宜令所司竝供鹵簿。仍永爲常式。

十四年十一月勅。自今以後。應緣喪葬。俱給鹵簿。卽遂便于街市宿幔。

元和三年五月京兆尹鄭元修奏王公士庶喪葬節制一品二品三品爲一等四品五品爲一等六品至九品爲一等凡命婦各准本品如夫子官高聽從夫子其無邑號者准夫子品廢子孫未有官者降損有差其凶器悉請以瓦木爲之是時厚葬成俗久矣雖詔命頒下事竟不行

六年十二月條流文武官及庶人喪葬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園宅方五尺下帳高方三尺共置五十昇挽三十六人輜車用開轍車油幟朱絲網絡兩廂畫龍幟竿末請用流蘇四披六鐸左右各八舖髮二黻髮一畫髮二士皆布幘深衣輜車誌石車任畫雲氣不得置幟竿額帶等方相車除載方相外及魂車除幟網裙簾外不得更別加裝飾竝用合轍車纛竿九尺不得安火珠貼金銀立鳥獸旗旛等五品以上明器六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園宅方四尺下帳高方二尺共置三十昇減誌石車幟竿減四尺流蘇減二十道帶減一重披引鐸髮各減二挽歌一十六人竝無朱絲網絡方相用魃頭車纛竿減一尺魂車准前九品以上明器四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園宅方三尺下帳高方一尺共置一十昇減輜車輜車幟竿減三尺流蘇減一十五道披引鐸髮各減二帶減一重挽歌十人纛竿減一尺幟額魃頭魂車准前以前明器竝用瓦木爲之四神不得過一尺餘人物等不得過七寸竝不得用金銀雕鏤帖毛髮裝飾其散試官但取散官次第如散官品卑者卽據試官品第五品以上遞降一等六品以下依本官制度內侍省品秩高各隨本秩有章服者紫同三品緋同五品以上綠及應官竝同九品以上命婦及文

武官母妻無邑號命婦各准本品如夫子官高聽從夫子無邑號者各准夫子品輜車准令合用綠及紫色有品廕家子孫未有官品者三品以上降三等五品以上降二等九品以上降一等所用品廕以祖父爲日升降庶人明器一十五事共置三昇喪車用合轍車幘竿減三尺流蘇減十道帶減一重幃額幘頭車魂車准前挽歌鐸嬰四神十二時各儀請不置所造明器竝令用瓦不得過七寸以前刑部尙書兼京兆尹鄭元修詳定品官葬給素有章程歲月滋深名數差異使人知禁須重發明制庶可經久伏以喪葬條件明示所司如五作及工匠之徒捉搦之後自合准前後勅文科繩所司不得更之喪孝之家妄有捉搦只坐工人亦不得拘留令過時日勅旨宜依

十五年閏正月時宰相公卿僉議憲宗皇帝山陵前勅用十二月二十八日太遠待詔僧惟英請改用五月十九日太常博士王彥威復奏曰臣按禮經天子七月而葬國朝故事高祖六月而葬太宗四月而葬高宗九月而葬中宗六月而葬睿宗五月而葬順宗七月而葬元宗肅宗二聖山陵以聖誕吉凶相屬有司懼不給故竝十二月而葬蓋有爲而然非常典也今國哀在正月并閏至六月卽合禮經七月之數按春秋之義天子告崩不志葬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故過期不葬春秋譏之待詔楊士端遠下十二月二十八日今計葬訖而虞凡虞用九日虞訖而卒哭卒哭而祔廟竝擇日行事計至來年正月中旬方畢卽改元及朝賀賜之禮須發于始自國哀以至虞祔凶毀之儀首尾十四月國朝且無故

事。豈惟禮經不合。臣謹參詳禮文。用六月爲便。

長慶三年十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緣百姓厚葬。及于道途盛設祭奠。兼置音樂等。閭里編毗。罕知報義。生無孝養可紀。歿以厚葬相矜。喪葬僭差。祭奠奢靡。仍以音樂榮其送終。或結社相資。或息利自辦。生業以之皆空。習以爲常。不改自廢。人戶貧破。抑此之由。今百姓等喪葬祭。竝不許以金銀錦繡爲飾。及陳設音樂。其葬物涉于僭越者。勒禁結社之類。任充死亡。喪服糧食等用。伏以風俗之弊。誠宜改張。緣人心習于僭越。莫冑循守。纔知變革。尋則墮違。臣今已施行。人稍知勸。若後人不改。積漸還淳。伏請臣當道自今以後。如有人卻置。准法科罪。其官吏以下。不能節級懲責。仍請常委出使郎官御史訪察。所冀遐遠之俗。皆知憲章。勅旨宜依。

太和元年十月勅。故太尉王武俊妻。晉太夫人李氏。以武俊橫流之中。拯定奔潰。屬當葬事。宜加贈卹。宜令有司。特給儀仗事。

會昌元年十一月。御史臺奏。請條流京城文武百寮。及庶人喪葬事。三品以上。輻用闕轍車。方相魂車。誌石車。竝須合轍。油幟流蘇等。任准令式。挽歌三十六人。六鐸六嬰明器。竝用木爲之。不得過一百事。數內四神。不得過一尺五寸。餘人物等。不得過一尺。昇止七十昇。內外官同。五品以上。輻車及方相魂車等。同三品。不得置誌石車。其油幟等。任准令式。挽歌十六人。四鐸四嬰明器。不得過七十事。數內四神。不得過

一尺二寸。餘人物不得過八寸。昇止五十昇。內外官同。九品以上。輜車。魂車等。竝同合轍車。其方相。魁頭。竝不得用。楯車及誌石車。其輜車。除油幟。流蘇等。各准令式外。不得用。繒綵結絡。兼銀器裝飾。挽歌一人。一鐸。二鬃。明器不得過五十事。四神不得過一尺。餘人物不得過七寸。昇止三十昇。內外官同。散試官等。任于階官之中。取最高品。第五品以上。遞降一等。六品以下。依令品。有品廕家子孫。未有官者。用三品以上廕者。降三等。用五品以上廕者。降二等。用八品以上廕者。降一等。用九品者。不降。仍竝須是祖父母。廕。內外官同。工商百姓。諸色人吏。無官者。諸軍人。無職掌者。喪車。魁頭。同用合轍車。喪車不用油幟。流蘇等飾。兼不得以。繒綵結絡。及金銀飾。挽歌。鐸。鬃。竝不得置。喪車之前。不得以鞍馬爲儀。其明器。任以瓦木爲之。不得過二十五事。四神十二時。竝在內。每事不得過七寸。昇十昇。伏以喪葬之禮。素有等差。士庶之室。近罕遵守。逾越既甚。糜費滋多。臣忝職憲司。理當禁止。雖每令舉察。亦怨謗隨生。苟全廢糾繩。又譏責立至。總以承前令式及制勅。皆務從儉省。減刻過多。遂令人情易逾禁。將求不犯。實在稍寬。臣酌量舊儀。創立新制。所有高卑得體。豐約合宜。免令無知之人。更懷不足之意。伏乞聖恩。宣下京兆府。令准此條流。宣示一切。供作行人。散榜城市。及諸城門。令知所守。如有違犯。先罪供造行人。賈售之罪。庶其明器。竝用瓦木。永無僭差。以前條件。臣尋欲陳論。伏候進止。承前已于延英具奏。訖勅旨。宜依。

貞觀六年御史大夫韋挺論風俗失禮表曰。臣聞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至于喪服之數。哭泣之哀。聖人作範。布在禮經。亡祿之家。鮮克由禮。今朝廷貴臣。搢紳士族。衣冠遞襲。教義是聞。丁父母重哀。拘攣俗忌。至辰日不哭。謂之重喪。信陰陽之書。惑吉凶之說。忽仁孝之至道。忘聖哲之不訓。浸以成俗。爲日已久。有斲皇風。事須懲革。至四月。茹國公張公謹卒。太宗聞之。將出次發哀。有司奏。子在辰不可哭。太宗曰。君臣之義。同于父子。情發于哀。安避辰日。遂哭之。

雜記

聖歷元年十月。鳳閣侍郎王方慶奏言。准令。期喪大功未葬。竝不得參朝賀。仍終喪不參宴會。比來朝官。不依禮法。身有哀慘。陪列朝賀。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旣虧。實玷皇化。請申明更令禁斷。詔曰。可。

定格令

高祖初入關。除苛政。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

武德元年六月一日。詔劉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因隋開皇律令而損益之。遂制爲五十三條。務從寬簡。取便于時。其年十一月四日。頒下。仍令尙書令左僕射裴寂。吏部尙書殷開山。大理卿郎楚之。司門郎中沈叔安。內史舍人崔善爲等。更撰定律令。十二月十二日。又加內史令蕭瑀。禮部尙書李綱。國子博士丁孝烏等。同修之。至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成。詔頒于天下。大畧以開皇爲准。正五十三條。凡律五百條。格入于新律。他無所改正。

貞觀十一年正月十四日。頒新格于天下。凡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大辟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分爲三十卷。二十七篇。一千五百九十條。格七百條。以爲通式。

永徽二年閏九月十四日。上新刪定律令格式。太尉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李勣。尙書左僕射于志寧。尙書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黃門侍郎宇文節。柳奭。尙書右丞段寶元。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侍郎劉燕客。太常少卿令狐德棻。給事中趙文恪。中書舍人李友益。刑部郎中賈敏行。少府監丞張行實。大理

丞元詔。太府丞王文端等同修。勒成律十二卷。令三十卷。式四十卷。頒于天下。遂分格爲兩部。曹司常務者爲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爲散頒格。散頒格下州縣。留司格本司行用。至三年五月。詔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法。遂無憑準。宜廣召解律人。修義疏。奏聞。仍使中書門下監定。參撰律疏。成三十卷。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刑部尚書唐紹。大理卿段寶元。尚書右丞劉燕客。御史中丞賈敏行等同撰。四年十月九日。上之。詔頒于天下。龍朔二年二月。改易官名。勅司刑太常伯源直心等。重定格式。唯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至麟德二年。奏上之。至儀鳳二年。官號復舊。又勅刪輯。三月九日。刪輯格式畢。上之。尚書左僕射劉仁軌。尚書右僕射戴至德。侍中張文瓘。中書令李敬元。太子右庶子郝處俊。黃門侍郎來恆。太子左庶子高智周。吏部侍郎裴行儉。馬戴。兵部侍郎蕭德昭。裴炎。工部侍郎李義琰。刑部侍郎張楚金。右司郎中盧律師等。至垂拱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刪改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以來。垂拱已前。詔勅。使于時者。編爲新格二卷。內史裴居道。夏官尚書岑長倩。鳳閣侍郎韋方質。與刪定官袁智宏等十餘人同修。則天自製序。其二卷之外。別編六卷。堪爲當司行用。爲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于咸陽縣尉王守慎。有經理之才。故垂拱格式。議者稱爲詳密。其律唯改二十四條。又有不便者。大抵仍舊。至神龍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刪定垂拱格及格後勅。尚書左僕射

狄光嗣等。同刪定。至神龍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已前制勅。爲散頒格七卷。又刪補舊式爲二十卷。表上之。制令頒于天下。

景龍元年十月十九日。以神龍元年所刪定格式。漏畧。命刑部尙書張錫。集諸明閑法理人。重加刪定。至景雲元年。勅又令刪定格式。太極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奏上之。名爲太極格。戶部尙書岑羲。中書侍郎陸象先。左散騎常侍徐堅。右司郎中唐詔。刑部員外郎邵知興。大理丞陳義海。左衛長史張處斌。大理評事張名播。左衛倉曹參軍羅思貞。刑部主事閻義顯等同修。

開元三年正月。又勅刪定格式令。上之。名爲開元格。六卷。黃門監盧懷慎。刑部尙書李乂。紫微侍郎蘇頲。紫微舍人呂延祚。給事中魏奉古。大理評事高智靜。韓城縣丞侯郢。瀛州司法參軍閻義顯等同修。至七年三月十九日。修令格。仍舊名曰開元後格。吏部尙書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尙書左丞盧從愿。吏部侍郎裴璠。慕容珣。戶部侍郎楊綰。中書舍人劉令植。大理司直高智靜。幽州司功參軍侯郢。璠等同修。十九年。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嵩。又以格後制勅行用之後。與格文相違。于事非便。奏令所司。刪撰格後長行勅六卷。頒于天下。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復刪輯舊格式律令。中書李林甫。侍中牛仙客。中丞王敬從。前左武衛曹參軍崔冕。衛州司戶參軍直中書陳承信。酸棗縣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共加刪輯舊格式律令及勅。總七千二十六條。其一千三百二十四條。于事非要。並刪除之。二千一百八十條。隨事損益。三千五

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于省覽。奉勅于尚書都省寫五十本。頒于天下。二十五年九月三日。兵部尚書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前勅不入新格式者。並望不任行用。限至貞元元年十月。尚書省進貞元定格後勅三十卷。留中不出。至元和二年七月。詔刑部侍郎許孟容。大理少卿柳登。吏部郎中房式。兵部郎中熊執易。度支郎中崔光。禮部員外郎韋貫之等。刪定開元格後勅。八月。刑部奏改律卷第八爲鬪競。至十年十月。刑部尚書權德輿奏。自開元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類三十卷。處分長行勅等。自大歷十四年六月。元和二年正月。兩度制刪之。並施行。伏以諸司所奏。苟便一時。事非經久。或舊章旣具。徒更煩文。獄理重輕。繫人性命。其元和二年准制刪定。至元和五年刪定畢。所奏三十卷。歲月最近。伏望且送臣本司。其元和五年已後。續有勅文合長行者。望令諸司錄送刑部。臣請與本司侍郎官。參詳錯綜。同編入本。續具聞奏。庶人知守法。吏絕舞文。從之。至十三年八月。鳳翔節度使鄭餘慶等。詳定格後勅三十卷。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陳諷。禮部員外郎齊庾敬休。著作郎王長文。集賢校理元從質。國子博士林寶用。修上。其年。刑部侍郎許孟容。蔣乂等。奉詔刪定格後勅。勅成三十卷。刑部侍郎劉伯芻等。考定修爲三十卷。至長慶三年正月。刑部奏。請戶部郎中王正。司門員外郎齊推。詳正勅格。從之。其月。又請奏本司郎中裴麟。司門郎中文格。本司員外郎孫革。王永。大理司直楊倞。與本司尚書崔植。侍郎景重。詳正勅格。奏可。

至開成元年三月。刑部侍郎狄兼謩奏。伏准今年正月日制。刑法科條頗聞繁冗。主吏縱捨。未有所徵。宜擇刑部大理官。卽令商量條流要害。重修格式。務于簡當。焚去冗長。以正刑名者。伏以律令格式。著目雖始于秦漢。歷代增修。皇朝貞觀開元。又重刪定。理例精詳。難議刊改。自開元二十六年。刪定格令後。至今九十餘年。中外百司。皆有奏請。各司其局。不能一秉大公。其或恩出一時。便爲永式。前後矛盾。是非不同。吏緣爲姦。人受其屈。伏見自貞元已來。累曾別勅。選重臣置院。刪定前後數四。徒涉歷三十歲。未堪行用。今若只令刑部大理官商量。重修格式。遽焚冗長。伏恐姦吏緣此舞文。伏請但集蕭嵩所刪定建中以來制勅。分朋比類。刪去前後矛盾。及理例重錯者。條流編次。具卷數聞奏行用。所刪去者。伏請不焚。官同封印。付庫收貯。仍慎擇法官。法署省等所斷刑獄。有不當者。官吏重加貶黜。所冀人知自効。吏不敢欺。上副陛下哀矜欽恤之意。言者宜依。至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劉瑒等奉勅修大中刑法統類六十卷。起貞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雜勅。都計六百四十六門。二千一百六十五條。至七年五月。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戣。編集律令格式。條件相類者。一千二百五十條。分爲一百二十一門。號曰刑法統類。上之。

景龍三年八月九日勅。應酬功賞。須依格式。格式無文。然始比例。其制勅不言自今以後。永爲常式者。不得攀引爲例。文明元年四月十四日勅。律令格式。爲政之本。內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覽。仍以當司格

令書于廳事之壁。俯仰觀瞻。使免遺忘。

開元十四年九月三日勅。如聞用例破勅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後。不得更然。

貞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刑部侍郎韓洄奏。刑部掌律令。定刑名。按覆大理及諸州應奏之事。並無爲諸司尋檢格式之文。比年諸司。每有與奪。悉出檢頭。下吏得生奸。法直因之輕重。又文明勅。當司格令。並書于廳事之壁。此則百司皆合自有程式。不唯刑部。獨有典章。訛弊日深。事須改正。勅旨宜委諸曹司。各以本司雜錢。置所要律令格式。其中要節。仍准舊例。錄在官廳壁。左右丞勾當事。畢日聞奏。其所諸司于刑部檢事。待本司寫格令等了日停。

寶歷二年十月。大理卿裴向。進前本寺丞盧紆所撰刑法要錄十卷。

太和四年七月。大理卿裴誼奏。當寺格後勅六十卷。得丞謝登狀。准御史臺近奏。從今已後。刑部大理寺詳斷刑獄。一切取最後勅爲定。

會昌元年九月。庫部郎中知制誥紇干泉等奏。准刑部奏。犯賊官五品以上。合抵死刑。請準獄官令賜死于家者。伏請永爲定式。勅旨宜依。

議刑輕重

武德九年九月八日。吏部尙書權檢校左武衛大將軍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門。尙書右僕

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合死無忌誤帶刀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詔從之大理少卿戴胄駁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爲誤耳臣子之于君不得稱誤準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爲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也何得以無忌國親便欲阿之更令重議德彝執議如初胄又駁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論其過則其情一也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乃免校尉死刑其年九月盛開選舉或有詐僞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僞者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朕下勅不首者死今斷流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耶胄曰法者國家之所以大信于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寘之于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順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貞觀元年三月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宏獻駁律令不便于時者四十事宏獻于是與房元齡建議以爲古者五刑別居其一及肉刑既廢制爲死流徒杖笞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別足是謂六刑然減死意在於寬加刑又加繁峻乃與八座定議奏聞于是又除斷趾法改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又舊條兄弟分後蔭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孫配流會有同州人房強弟任統軍于岷州以謀反伏誅強當從坐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死爲之動容令百寮詳議元齡等復定議曰按禮孫爲王父尸案令祖有蔭孫之義然則祖

孫親重而兄弟屬輕。應重反流。合輕翻死。據理論情。深爲未愜。請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流。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爲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爲允。從之。

十一年五月。上問大理寺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人。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由是失於出入者。各依律文。

十六年七月勅。今後自害之人。據法加罪。仍從賦役。

自隋季政亂。徵役繁多。人不聊生。又自折生體。稱爲福手。福足以避征戍。無賴之徒。尙習未除。故立此例。

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爲官司。大理以爲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尙書韋挺奏。仲文所犯。止當妖言。今旣會赦。准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懷州人吳法至。浪入先置鉤。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輿。咸斷處斬。今仲文稱妖。乃同罪異罰。卿乃作福於下。而歸虐於上耶。挺拜謝趨退。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日。刑部尙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亮曰。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爲輕。當時怪其所執。不爲處斷。卿今日復爲執奏。不過欲自取刪正之名耳。屈法要名。朕所不尙。亮默然就列。上謂之曰。爾無恨色。而我有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于我。可申君所請。屈我所見。其仲文宜處以妖言。二十一年。刑部奏言。准律。謀反大逆。父子皆坐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重法。制遣百寮詳議。司議郎敬播議曰。昆弟孔懷。人倫雖重。比于父子。情理已殊。生有異室之

文死有別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蔭惟逮子孫。胙土析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霑其蔭。輒受其辜。背理違情。恐爲太甚。必其反茲春令。踵彼秋荼。創次骨于道德之辰。建深文于刑措之日。臣將不及物論。謂宜詔從之。

永徽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華州刺史蕭齡之前任廣州都督。受左智遠及馮盎妻等金銀奴婢等。詔付羣臣議奏。上怒。令于朝廷處盡。御史大夫唐臨奏曰。臣聞國家大典。在于刑賞。古先聖王。惟刑是恤。今天下太平。合用堯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敘勳必須刻削。論罪務從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爲身計。今議齡之之事。有輕有重。重者至流。輕者請除名。以齡之受委大藩。賊罰狼籍。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既遣詳議。終須近法。臣竊以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矜其異于衆臣。所以特制議法。禮王族刑於僻處。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明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爲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議官必于常法之外。議令入重。正與堯舜相反。不可爲萬代法。臣既處法官。不敢以聞。詔遂配流嶺南。

神龍元年正月。趙冬曦上書。臣聞夫今之律者。昔乃有千餘條。近者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條。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輕重必由乎愛憎。受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爲之慟哭矣。夫立法者。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科條省則下人難

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下人難知。則暗陷機穽矣。安得無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哉。臣請律令格式。復更刊定其科條。言罪直書其事。無假飾其文。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得爲而爲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則相率而遠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苟有犯。雖貴必坐。則宇宙之內。肅肅然咸服矣。故曰。法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書曰。刑期于無刑。誠哉是言。

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尙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近于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令仙先既不可輕。豈可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而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

相者。時來卽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天寶六載正月十三日勅。自今已後。所斷絞斬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乾元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刑部奏准名例律法云。獄成。謂賊狀露驗。及尙書省斷訖未奏。疏曰。賊謂所犯之賊。見獲本物。狀謂殺人之類。得狀爲驗。雖在州縣。並爲獄成。若尙書省斷訖未奏。卽刑部覆訖未奏。亦爲獄成。今法官商量。若款自承伏。已經聞奏。及有勳付法。刑名更無可移者。謂同獄成。臣今與法官審加

詳議將爲穩便。如天恩允許，仍永爲常式。勅旨依。二年六月十四日，刑部奏謹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勅除削絞死，唯有四刑，每定罪須降死刑，不免還計斬絞。勅律互用法理難明，又應決重杖之人，令式先無分析。京城知是蠹害，決者多死。外州見流嶺南，決不至死。決有兩種，法開二門。勅旨斬絞刑宜依格律處分。至寶應元年九月八日，刑部大理奏准式制勅處分與一頓杖者，決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並決六十。無文至死者爲准式處分。又制勅或有令決痛杖一頓者，式旣不載杖數，請准至到與一頓，決六十，並不至死。勅旨依。至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惡中惡逆已上四等罪，請准律用刑。其餘犯別罪應合處斬刑，自今已後，並請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旣是死刑，諸司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勅旨依。

元和二年十一月，斬李錡並男師回于子城西南隅。初，詔書削錡屬籍，宰臣鄭絪、李吉甫等議其所坐親疎未定，乃召兵部郎中蔣乂問曰：「詔罪錡一房，當是大功內耶？」乂曰：「大功是錡堂兄弟，卽淮安王神通之下。錡卽淮安王五代孫也。淮安有大功于國，陪陵配饗，事著史冊。今若以其裔孫叛逆之罪，而上累淮安，非也。」吉甫又問曰：「錡親兄弟當連坐否？」乂曰：「錡親昆弟皆是若幽之子，若幽累著功勳，死于王事，卽使錡之兄弟從坐，若幽便當籍沒者，于典禮亦所未安。」宰臣頗以爲然。

五年五月，勅李師古嘗經任使，待以始終。雖是師道近親，典章宜有差降。其妻裴氏及女宜娘，並于鄧州。

安置。又勅李宗爽本于兇狠。自抵誅夷。用戒倡狂。合從孛戮。故其微細。已正刑章。特示含宏。載寬緣坐。其妻韋氏及男女等。先收在掖庭。並宜放出。前數日。上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以始終。其妻于師道。卽嫂叔也。雖曰逆人親屬。量其輕重。宜降等。又宗爽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與其子女。俱在掖庭。于法皆似過深。卿等曾留意否。崔羣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凶魁。其妻子近屬。儻獲寬恕。實合宏覆之道。上遂出之。准法逆人親屬。得原免者。唯止一身。至是其奴婢資貨。悉令還付。長慶二年四月。刑部員外郎孫革奏。准京兆府申。雲陽力人張莅。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懲理之。莅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莅角觥力人。不敢揮解。遂將木錘。擊莅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准律。父爲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比鬪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卽買得合當死刑。伏以律令者。用防凶暴。孝行者。以開教化。今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莅。是心切非兇。以髻巾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以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申善惡。謹先具事由。陳奏。伏冀下中書門下商量。勅旨。康買得尙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寶歷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奏請斷以償死。刑部尙書柳公綽議。以尊毆卑。非毆也。且其子在。以

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焉。

太和四年十二月。刑部員外郎張諷。大理少卿崔圮等奏議親議貴事。其一議親曰。皇帝至太皇太后。皇后親。有內外服同者。皆在議條。伏以親疎之序。既有等衰。卽雨露之恩。皆宜沾洽。此實皇王大猷。自家刑國。親九族。協萬邦之旨也。近者絳州刺史裴銳。所犯賊罪至深。陛下以太皇太后之親。下尙書省集議。此乃陛下知刑賞之理重。與衆共之。伏請今後親有任刺史監臨主守。犯賊罪。得蒙減死者。必重其過。直以賊罪爲汙累。定刑流決外。其後子孫。並不得任理人官。及爲監臨主守。庶得家知其恥。人革非心。其一議貴曰。謹按禮經。貴謂近于君也。非獨高秩厚俸之爲貴。今後刺史非在朝文武職事三品官任者。於所部犯賊抵死罪。並不得以刺史品秩議貴。徵司議條。免所犯罪。如先任在朝三品。合在議條者。卽准議親條決流外。子孫者。未得任理人官及監臨主守。如有法官及本官推官。不詳官品。妄有引議。請科違勅罪。其功勤賓故等。有犯賊罪同者。並請准親貴之法。勅官必任親賢。貴無宜輕授。罰不及嗣。經訓具有明文。若坐子孫。慮傷事理。此一節且仍舊。餘依。

六年五月。興平縣民上官興。因醉殺人而亡。官捕其父囚之。興自歸。有司請罪。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興自首。免父之囚。其孝可獎。請免死。詔兩省官參議。皆言殺人者死。古今共守。興不可免。久不決。上竟以興免父囚。近于義。依悰等議。免死。決杖八十。配流靈州。

開成三年五月刑部奏准今年二月八日赦書官典犯罪不在此限者伏以律載賊名其數有六官典有犯並列科則其閒有入己者罪卽懸別今請監臨主守將官物私自貸用並借貸人及百端欺詐等不在赦限如將官物還充公用文記分明者並請原免勅旨宜依

會昌元年十二月都省奏准開成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書門下奏准律竊盜五匹以上加役流今自京兆河南尹逮于牧守所在爲政寬猛不同或以百錢以下斃踣或至數十千不死輕重旣違法律多以收禁爲名法自專行人皆異政然禁嚴則盜賊屏息閭里皆安政緩則攘竊盜行平人受弊定其取捨在峻典刑自今已後天下州府竊盜賊計賊幾貫須處極法臣等商量望委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尙書省四品以上御史臺五品已上與京兆尹同議奏聞仍編入格令所冀巽懦者政無寬縱剛戾者刑不至殘各奉朝章法歸畫一其強盜賊法律已重不在此限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及度支鹽鐵巡院察訪務令遵守不得隱違者伏以竊盜本無死刑遂使刑法不一臣等旣奉詔旨敢不盡心臣請自今已後入不應竊盜賊賊至絹三疋卽處極法如未滿二疋卽任節級科處不失罪人其計賊數卽請准律以所在估絹爲定其兩京及軍府浩穰之地或事繁一時制斷有異則請許量情定罪務在得中自然法禁不虧刑名可守勅旨朝廷施令所貴必行合于事情方可經久自今已後竊盜計賊至錢一貫以上處極法抵犯者便准法處分不得以收禁爲名其奴婢本主及親戚同居行盜並許減等任長使酌度輕重處分如再四抵犯及

有徒黨須懲。不在此例。

三年十二月。澤潞劉禎平。欲定其母裴氏罪。令百寮議之。刑部郎中陳商議曰。周禮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棗。漢律云。妻子沒爲奴婢。鍾繇曰。自古帝王。罪及妻子。又晉朝議。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旣適之婦。從夫家之罰。謹按奴婢春棗。罪罰之類。名則爲重。而非罪刑。然事出一時。法由情斷。裴氏爲惡有素。爲姦已成。分衣固其人心。申令安其逆志。臣等參議。宜從重典。從之。

五年正月三日。制節文。據律已去任者。公罪流已下。勿論。公罪之條。情有輕重。苟涉欺詐。豈得勿論。自後公罪有情狀難恕。並不在勿論之限。

大中四年正月勅。攘竊之興。起于不足。近日刑法頗峻。竊盜益煩。賊至一千。便處極法。輕人性命。重彼貨財。旣多殺傷。且乖教化。況非舊制。須議更改。其會昌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勅。宜令所司。重詳定條流。

四年四月。請依建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勅。每有盜賊。賊滿絹三疋。已上決殺。如賊數不充。量情科處。五年十月勅。今後有官典犯賊。及諸色取受。但是全未發覺。已前能經陳首。卽准律文與減等。如知事發。已有萌兆。雖未被追捕勘問。亦不許陳首之限。

乾符四年正月五日勅。法律有去任勿論之條。頗爲僥倖。今後應刪。吏所犯諸罪。五年之後。去任勿論。五年內。同見任官例。追收。據事定刑。

唐會要卷四十

君上慎恤

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嚴甘羅行劫。爲吏所拘。高祖謂曰。汝何爲作賊。甘羅言。饑寒交切。所以爲盜。高祖曰。吾爲汝君。使汝窮乏。吾罪也。因命捨之。

貞觀二年十月三日。殿中監盧寬持私藥入尙食廚。所司議當重刑。上曰。祇是錯誤。遂赦之。

三年三月五日。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覽焉。問曰。其閒罪亦有情。或可矜。何容皆以律斷。對曰。原情有過。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古人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惡於人。而利於棺。故今之法。司覆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奏曰。但選良善平恕人。斷獄允當者。賞之。卽姦僞自息。上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卽其職也。自今天下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尙書議之。至三月十七日。大理引囚過次。到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鄭善果等官位不卑。縱令犯罪。不可與諸囚同列。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將身過朝堂聽進止。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初。太宗以暇日。閱明堂孔穴圖。見五臟之系。咸附于背。乃嘆曰。夫箠五刑之最輕者也。豈容以最輕之刑。而或致之死。古帝王不悟。不亦悲夫。卽日遂下此詔。

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詔死刑雖令卽決仍三覆奏在京五覆奏以決前一日三覆奏決日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著于令初河內人李好德風疾瞽亂有妖妄之言詔大理丞張蘊古按其事蘊古奏好德顛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貫屬相州好德兄厚德爲其刺史情在阿縱遂斬于東市既而悔之遂有此詔至上元元年閏四月十九日赦文自今已後其犯極刑宜令本司依舊三覆其年十一月九日勅前勅在京決死囚日進蔬食自今已後決外州囚第三日亦進蔬食因謂三品已上曰今曹司未能奉法在下仍多犯罪數行刑戮使朕數食空飯公等豈不爲媿宜各存心以盡匡救六年十二月十日親錄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人歸于家令明年秋來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詔三品已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問皆不追身

總章二年五月十一日上以常法外先決杖一百各致殞斃乃下詔曰別令於律外決杖一百者前後總五十九條決杖既多或至於死其五十九條內有盜竊及蠹害尤甚者今後量留一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停開元十二年四月勅比來犯盜先決一百雖非死刑大半殞斃言念於此良用惻然今後抵罪人合杖勅杖並從寬決杖六十一房家口移隸磧西其嶺南人移隸安南江淮人移隸廣府劍南人移隸姚蕩州其磧西姚蕩安南人各依常式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勅官吏准律應枉法贓十五匹合絞者自今已後特宜加至二十四仍卽編諸

律著爲不刊

四年八月十二日勅。刑之所設。將以閑邪。法不在嚴。貴於知禁。今後應犯徒罪者。並量事宜。配于諸軍効力。

貞元八年十一月勅。比來所司斷罪。拘守科條。或至死刑。猶先決杖。處之極法。更此傷殘。惻隱之懷。實所不忍。自今已後。罪之死者。先決杖。宜停。

十三年四月勅。農事方興。時雨猶少。言念囚繫。慮有滯冤。京城百司及畿內。有禁囚李士政等六人。合處極法。宜從寬典。各決四十。配流諸州。其餘禁繫者。委御史臺與諸司計會。勅到後五日內。疏理訖聞奏。

元和四年二月勅。自今已後。在京諸司。應決死囚。不承正勅。並不得行決。如事迹兇險。須速決遣。并有特勅處分者。亦宜令一度覆奏。時右街功德使吐突承瓘。牒京兆府。稱奉勅令杖死殺人僧惠寂。府司都不覆奏。故有是詔。八年九月詔書。減死戍邊。前代美政。量其遠近。宜有便宜。自今已後。兩京及關內。河南。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兩道。州府犯罪繫囚。除大逆及手殺人外。其餘應入死罪。並免死配流天德五城。諸鎮有妻兒者。亦任自隨。又緣頃年已來。所有配隸。或非重辟。便至遠遷。有司上陳。又煩年限。今後如有輕犯。更不得配流五城。

開成四年五月勅。京城百司及府縣禁囚。動經歲月。推鞠未畢。其有絕小事者。經數箇月不速窮詰。延至

暑時蓋由官吏因循致茲留獄炎蒸在候冤滯難堪宜付御史臺委裴元裕選強明御史三兩人各本司分閱文按據理疏決開奏如官吏稽慢亦具名銜聞奏

其年十月勅自今已後將勅決死囚不令覆奏者有司亦須准故事覆奏

太和二年二月刑部奏伏准今年正月三日制刑獄之內官吏用情推斷不平因成冤濫者無問有賊無賊並不在原免之限又准律文出入人罪合當坐者不言有賊無賊今請准律科本罪不得原免勅旨依三年三月勅京畿之內萬類聚居觸刑章者多於天下加以百役牽應由斯致咎若一一不恕則殺戮滋多應京畿內見禁囚犯死者降一等從流當徙者以遠近節級遞減一等處分

四年四月勅法寺用法或持巧詐分律兩端遂成其罪既奸吏得計則黎庶何安今後宜令每書罪定刑但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仍須頒示天下長吏嚴加覺察不得輒用奸吏如有此色當即停解

八年四月勅朕比屬暇日周覽國史伏觀太宗因闕明堂孔穴圖見五臟之系咸附于背乃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且人之有生系於臟腑針灸失所尙致天傷鞭撲苟施能無枉橫況五刑之內笞最爲輕豈可以至輕之刑而或致之死朕恭承丕業思奉貽謀言念于茲載懷惻隱其天下州府應犯輕罪人除罪狀巨蠹法所難原者其他過誤罪儼及尋常公事違犯並宜准貞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處分不得鞭背今年以後每立夏至秋已前犯罪人就州府常條之中亦宜量與矜減仍速爲疏理不得久令禁繫仍並委

御史臺切加糾察。永爲常式。

咸通十四年五月勅。慎恤刑獄。大易格言。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而獄吏苛刻。務在舞文。守臣因循。罕聞親事。以此械繫之聲。溢於狴牢。逮捕之徒。繁於簡牘。實傷和氣。用致沴氛。況時屬歆蒸。化先茂育。宜覃赦宥。以順生成。其諸州府罪人。並委本道十日內速理。或信任人吏。生情繫留。觀察使判官。州府本曹官。必加懲譴。

光化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勅。近日用刑。皆隳舊例。多躐斧鑕。鮮行鞭笞。今後應天下州縣科斷罪人。切須明于格律。不得以軍法戮人。

臣下守法

武德四年。王世充竇建德平。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遷配。治書侍御史孫伏伽上表諫曰。今月十三日。發雲雨之制。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以更新。因何世充建德部下。赦後又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何取法。如臣愚見。經赦合免責罰。諸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幸甚。

貞觀元年。太宗務正好吏。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匹。上怒。將殺之。民部尙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卽行極法。所謂陷人於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謂百

寮曰。矩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理。其年。温州司戶參軍柳雄。於隋資安加階級。人有言之者。上令其自首。若不首。與爾死罪。固言是真。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僞。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據法止合徒。上曰。我已與其斷。當與死罪。胄曰。陛下既不卽殺。付臣法司。罪不至死。不可酷濫。上作色遣殺。胄言之不已。至四五。然後赦之。仍謂之曰。曹司但能爲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也。

七年。貝州鄆縣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佑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便乖畫一之理。臣忝憲司。不敢奉制。

十四年。尙書左丞韋稔。勾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者四十價。奏其乾沒。上責有司。召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驚問之。伏伽曰。只爲官木橦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橦賤。百姓無由賤矣。但見司農不識大體。不知其過也。上乃悟。顧謂韋稔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遂罷司農罪焉。

永徽元年正月。有洛陽人李宏泰。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謀反。上令不待時而斬之。侍中于志寧上疏諫曰。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橫遭誣告。事並是虛。故戮告人。以明賞罰。竊據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按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昆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于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暫迴。

聖慮察古之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從之。

上元三年九月七日。左威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並爲斫昭陵柏木。大理奏以官減死。并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稱不當死。上引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柏。是我不孝。必須殺之。仁傑又執奏。上作色令出。仁傑進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爲難。臣愚以爲不然。居桀紂時。則難。居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棄市。魏文將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臣恐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于地下也。陛下作法。懸之于象魏。徒罪死罪。具有等差。豈有犯罪極輕。卽令賜死。法旣無常。則萬姓何以措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爲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坏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二軍將。千載之後。謂陛下爲何如主。此臣所以不敢奉詔。殺善才。陷陛下于不道。上意乃解。謂仁傑曰。旣能爲善才正我。豈不能爲我正天下也。

神龍元年正月。韋月將上變。告武三思謀逆。中宗大怒。命斬之。大理卿尹思貞。以發生之月。執奏以爲不可行刑。竟決杖流嶺南。三思令所由司以非法害之。思貞又固爭之。三年。節愍之誅。武三思事變之後。其誣誤守門者。並配流未行。有韋氏黨。密奏請盡誅之。上令鞠斷。大理卿鄭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則反側之子。無由自安。遂依舊斷。

開元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蔣挺有犯。勅朝堂杖之。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卽殺。當流卽流。不可決杖。可殺而不可辱也。

十年八月。冀州武強縣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上大怒。令集衆殺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曰。景仙緣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參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世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勳不棄。平典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爲贓。數千匹止當流坐。若今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取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常。又景仙曾祖寂。定爲元勳。恩倍常數。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遂決杖一百配流。

元和三年三月。御史中丞盧坦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授任方隅。所寄尤重。至於赦令。理合遵行。一時歸朝。固違明旨。復修貢賦。有紊典章。伏請付法。又奏。前浙東觀察使闔濟美。到城亦有進獻。當時勘者。稱離越州後。方見赦文。道路已遙。付納無處。旣經恩赦。須爲商量。將贓來者之心。必舉贖刑之典。已書罰

訖伏准今年正月制自今已後諸道長吏有離任赴闕廷者並不得取本道財物妄稱進奉苟有違越必舉憲章柳晟等既違新令不敢不奏上曰山南所進與柳晟並不相關先釋放訖閻濟美制書頒下之時尋離本道身已在近物須有歸以此奏請進納非赦文所革之意其罰亦宜釋放坦既奏晟濟美二人皆當罪上召坦等褒慰久之曰晟等所獻皆是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奏曰赦令陛下之大信也天下皆知之今二臣違令是不畏法陛下奈何受小利而失大信乎上曰朕已受之如何坦曰歸之有司不入內藏使四方知之以昭聖德上嘉納之

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讐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讐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減死宜決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復讐議曰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大端有此異同固宜辨論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見於周官見於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于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于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如百姓

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于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于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者。又周禮所稱，將復讐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爲斷于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八年二月，僧鑒虛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仍籍其財產。鑒虛在貞元中，以講說巧斂，用貨利交權貴，恣爲姦濫，事發，中外掌權者欲便保救之，有詔初命釋其罪。時御史中丞薛存誠不受詔，翌日又宣旨，吾要此僧面詰其事，非赦之也。存誠又奏曰：鑒虛陛下欲召之，請先貶臣，然後取。上嘉其有守，遂令杖殺之。開成二年八月，上御紫宸殿，召御史中丞狄兼善，問李伯展獄如何。兼善奏曰：不知陛下疑何事。李伯展盧行簡及和州知場官盧元度已結奏訖，並合處極法。臣是法官，只知有法。陛下若欲原宥，特降恩旨，即得上嘉嘆之曰：從前法不一，是向前大臣不守。

定賊估

開元十六年五月三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賊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絹賤，河南絹貴，賤處計賊不

至三百卽入死刑。貴處至七百已上。方至死刑。卽輕重不侔。刑典安寄。請天下定贓估。絹每匹計五百五十價爲限。勅依其應徵贓入公私。依常式。至上元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勅。先准格例。每例五百五十價。估當絹一匹。自今已後。應定贓數。宜約當時絹估。並准實錢。庶叶從寬。俾在不易。刑部尙書
盧正己奏

天寶六年四月八日勅節文。其贖銅如情願納錢。每觔一百二十文。若負欠官物。應徵正贓。及贖物無財。以備官役折庸。其物雖多。止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絹四尺。若會恩旨。其物合免者。停役。

上元二年正月勅。名例律評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估評功庸者。計一人一日爲絹三尺。牛馬驢騾車亦同。其船及碾磑邸店之類。各依當時賃直。庸雖多不得過其本價。自今已後。應定贓數。宜約當時絹估。並准實錢。

元和三年正月勅。今後應坐贓。及他罪當贖者。諸道委觀察判官一人。專勾當。及時申報。如蔽匿不申者。節級科貶加罪。不係奏官長。量情處置者。其贓但准前申送御史臺。充本色給用。仍差御史一人。專知贖。不得以贓罰爲名。如罪名未正。妄罰其財。亦委觀察判官勾當。差定後。先具名聞奏。

太和九年十月。大理丞周太元奏。准制條云。雜物依上估絹結贓。所犯若干匹。並無估定。計折字者。伏以監利物與兩稅物。好惡有殊。一例科決。慮憂有屈。今請盜換兩稅綢綾絹等物。請依元盜換匹數結罪。科斷。更不估定。如盜換監利物。雜麻布焦葛匹段絲綿紙。及諸色進貢物。不是兩稅匹段等。請准法式估定。

數。依上絹結賊科斷。勅旨。依奏。

大中六年閏七月勅。應犯賊人。其平賊定估等。議取所犯處及所犯月上絹之價。假有蒲州盜鹽。舊州事發。鹽已費使。依令懸平。卽蒲州中估之鹽。准蒲州上絹之價。於舊州決斷之類。縱有賣價貴賤。所估不同。亦依估爲定。其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其犯賊人平賊定估等。其外州府比者。雖准律文。取當處上估絹定賊平估。或有不出土絹處。縱有出處。亦慮結獄之時。須爲勘估。因其貴賤。便生異端。兼以州府絹價。除果閩州外。無貴於宋亳州。上估絹者。則外州府不計有土絹及無土絹處。並請一例。取宋亳州市絹估。每匹九百文。結計。如所取得絹已費使。及不記得當時州土色目。卽請取犯處市肆見貨當處中估絹價平之。如不出絹處。亦請以當處見貨雜州中估絹價平之。庶推勅有准。斷覆無疑。從之。

論赦宥

貞觀二年七月。上謂侍臣曰。凡赦。唯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已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證聖元年。獲嘉縣主簿劉知幾。上表曰。臣聞小不忍。亂大謀。小仁者。大仁之賊。竊以赦之爲用。復何益于國哉。若乃皇業權輿。天地初闢。嗣君卽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申以再造之恩。必求之政術。猶爲

未允。況乃時非變革，代屬清平，而輒降彼謬恩，原茲罪罰者乎？是以歷觀自古兩漢舊事，匡衡儒學之俊才，吳漢弼諧之良輔，至於讜言規主，惟願勿赦。劉先主亦嘗謂諸葛亮曰：我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理？及後主嗣業，蜀赦漸多，故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今主上仁賢，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急，而數惠奸宄之徒？上違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美，所望於明德哉？自是蜀政凌遲，浸以彫弊，自皇家受命，赦宥之澤，可謂多矣。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若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攸攘爲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莫不公然故犯了無疑憚，設使身嬰桎梏，跡窮狴牢，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付度，成果釋免，且下愚不移，習性難改，雖頻煩肆眚，每放自新，而見利忘義，終焉不易。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爲善者不沐恩光，作惡者獨承僥倖。若乃方正直言之士，守善嫉惡之夫，每欲覽轡埋輪，效鷹鷂而報國，褰帷露冕，去蝥賊以安人，而遇赦無以效其功，閱恩無所施其巧。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其斯之謂也。伏望遠覽匡吳、陳鄭之說，近尋劉葛、費孟之談，而今而後，頗節於赦。

開成元年五月，上御紫宸殿，問宰臣曰：爲政之道，自古所難。宰臣李石曰：但朝廷法令行，則易。上曰：凡犯罪過人，不得赦宥。

唐會要卷四十一

斷屠釣

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如意元年五月禁天下屠殺

聖歷三年斷屠殺鳳閣舍人崔融議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鸞刀烹之鶴鼎所以充庖廚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輯穆百王千帝殊途同歸今若禁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便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主之善經一不可也且如江南諸州乃以魚爲命河西諸國以肉爲齋一朝禁止倍生勞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又如貧賤之流刳割爲事家業儻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總絕但益恐嚇唯長奸欺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衆勢利依倚請託紛紜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君子之用心而考古會今非國家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爲盡善

景龍元年遣使江淮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乂上疏曰江南水鄉採捕爲業魚鼈之利

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沾于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于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與其拯物。豈若憂民。且生鬻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治國愛人。其福勝彼。

景龍二年九月八日勅。烏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求贖生。犯者先決三十。宜令金吾及縣市司嚴加禁斷。

先天元年十二月勅。禁人屠殺雞犬。

二年六月勅。殺牛馬驛等。犯者科罪。不得官當蔭贖。公私賤隸犯者。先決杖六十。然後科罪。

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勅。諸州有廣造筮漚取魚。並宜禁斷。

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勅。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並宜禁斷宰殺漁獵。

二十三年八月十四日勅。兩京五百里內。宜禁捕獵。如犯者。王公以下錄奏。餘委所司量罪決責。

天寶五載七月二十三日。河南道採訪使張倚奏。諸州府今後應緣春秋二時私社。望請不得宰殺。如犯者請科違勅罪。從之。

六載正月二十九日詔。今屬陽和布氣。蠢物懷生。在於含養。必期遂性。其滎陽僕射陂。陳留篷池。自今以後。特宜禁斷採捕。仍改僕射陂爲廣仁陂。篷池爲福源池。

七載五月十三日勅文。自今以後。天下每月十齋日。不得輒有宰殺。

至德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勅。三長齋月。并十齋日。並宜斷屠釣。永爲常式。

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勅。每月十齋日。及忌日。並不得採捕屠宰。仍永爲式。

建中元年五月勅。自今以後。每年五月。宜令天下州縣。禁斷採捕弋獵。仍令所在斷屠宰。永爲常式。并委州府長吏。嚴加捉搦。其應合供陵廟。並依常式。

貞元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勅。每年中和節。及九月九日。自今以後。遍節放三日開屠。

開成二年八月勅。慶成節。宜令內外司。及天下州府。但以素食。不用屠殺。永爲常式。

會昌四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正月五月九月。斷屠。伏以齋月斷屠。出於釋氏。緣國初風俗。猶近梁陳。卿相大臣。頗遵此教。又弛禁不一。只斷屠羊。宰殺驢牛。其數不少。鼓刀者坐獲厚利。糾察者皆受賄財。比來人情。共知此弊。臣等商量。正月一歲之首。萬物生育之初。請起元日斷三日。每遇列聖忌日。斷一日。國家崇元祖之道。竭嚴奉之誠。旣以廣闡其風。卽須參用其教。仍望准開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勅。正月七月十月三日。各斷屠三日。餘望並停。緣斷屠日數旣少。法令所宜盡一。望委御史臺別條流聞奏。從之。大中二年二月制。爰念農耕。是資牛力。絕其屠宰。須峻科條。天下諸州屠牛。訪聞近日。都不遵守。自今以後。切宜禁斷。委所在州府長官。并錄事參軍等。嚴加捉搦。如有牛主自殺牛。并盜竊殺者。宜准乾元元年

二月五日勅先決六十然後准法科罪其本界官吏不鈐轉卽委所在長吏節級重加科責庶令止絕五年正月勅畿甸及天下州應屠宰牛犢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後三年內不得屠宰仍切加禁斷如郊廟饗祀合用牛犢者卽以諸畜代之其年五月勅壽昌節天下不得屠殺

咸通十一年六月赦文其京城久旱未降雨間宜權斷屠宰

天祐元年九月勅乾和節文武百寮諸道進奏官准故事于寺觀設齋不得宰殺許設酒果脯醢

左降官及流人

貞觀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數量配邊要之州十五年四月勅犯叛逆免死配流人六歲之後仍不聽仕

垂拱四年十一月一日勅犯罪之色授以文武遠官年考未滿方便解退者宜令依舊重任續前考滿長壽三年五月三日勅貶降官並令于朝堂謝仍容三五日裝束至任日不得別攝餘州縣官亦不得通計前後勞考

開元七年三月十六日勅左降人考未滿間重有犯應解免及放歸田里者並申奏更據狀輕重量貶若是五流及餘犯自依常法

十年六月十二日勅自今以後准格及勅應合決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貶之色決訖許一月內將息然後

發遣。其緣惡逆指斥乘輿者。臨時發遣。

天寶五載七月六日勅。應流貶之人。皆負譴罪。如聞在路多作逗遛。郡縣阿容。許其停滯。自今以後。左降官量情狀稍重者。日馳十驛以上赴任。流人押領。綱典畫時。遞相分付。如更因循。所由官當別有處分。十三載二月九日勅文。左降官承前遭憂。皆不得離任。孝行之道。所未宏通。情禮之間。深可哀恤。如有此類。並宜放還。仍申省計。至服滿日。准法處分。自今以後。編入常式。

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勅節文。其左降官。非反逆緣坐。及犯惡逆名教。枉法強盜賊。如有親年八十以上。及患在牀枕。不堪扶持。更無兄弟者。許停官終養。其流移人亦准此。

建中三年正月勅。諸流貶人。及左降官。身死。並許親屬收之。本貫殯葬。其造蠱毒移鄉人。不在此限。

其年四月。御史臺奏。天下斷獄。一切請待讞報。以正刑名。唯除殺人當罪。自徒以上。結竟者。並徙置邊州。京兆尹嚴郢駁奏曰。臣伏以徙置邊州者。流之異名。流罪者有三等。一例移配。或恐未當。其死罪除殺人之外。有十惡重罪。造僞刻印。并主典僞用印。及強盜光火等。若一切免罪。徙邊於法太輕。不足懲戒。其徒罪條目至多。或鬪毆爭競。小有傷損。或夫妻離異。不犯義絕。或養男別姓。或立嫡違式。或私行度關。或相冒合戶。如此之類。不可悉數。今一切徙邊。與十惡造僞同等。即輕重懸殊。又准刑部格。京城殷雜。僣犯百端。觸網陷刑。徒罪偏廣。若皆送覆。繫滯實多。其徒以下罪。非除免官當及勅杖者。宜准外州縣例。量事處

分。今若天下徒罪，悉申所司，皆待讞報。法司斷結，准式有程。州縣禁囚，動盈千百。計每月徒配，必不啻五六千人。此則百姓動搖，刑章紊撓。又邊州及近邊，犯死罪及徒流者，復何以處。伏請下刪定使詳覆，然後施行。從之。

貞元三年七月詔，停省天下州府官員。其左降官仍舊。

十一年五月，左降官于邵、劉敷，並量移授官。故事，量移六品以下官，皆吏部旨授。至是，特制授之。

元和六年閏十二月，廬州奏量移官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顏頰。母在揚州，十二月二十七日身亡。今請奔喪者，准貞元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勅。自今以後，流人左降官，稱遭憂奔喪者，宜令所司先奏聽進止。八年正月，刑部侍郎王播奏：天德軍五城及諸邊城配流人，臣等竊見諸處配流人，每逢恩赦，悉得放還。唯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奏稱要防邊，遂令沒身終無歸日。臣又見比年邊城犯流者，多是胥徒小吏，或是鬪打輕刑，據罪可原。在邊無益，伏請自今以後，流人及先流人等，准格例滿六年後，並許放還。冀抵法者足以悛懲，滿歲者絕其愁怨。從之。

十二年四月勅，應左降官流人，不得補職及留連宴會。如擅離州縣，具名聞奏。

其年七月勅，自今以後，左降官及責授正員官等，並從到任後，經五考滿，許量移。今日以前左降官等，及量移未復資官，亦宜准此處分。考滿後，委本任處州府具元貶事例，及到州縣月日，申刑部勘責。俾吏部

量資望位量移官仍每季具名聞奏并申中書門下其曾任刺史都督郎官御史并五品以上及常參官刑部檢勘其所犯事由聞奏中書門下商量處分其月勅左降官等考滿量移先有勅令因循日久都不舉行遂使幽遐之中恩澤不及自今以後左降官及量移未復資官亦宜准此處分如是本犯十惡五逆及指斥乘輿妖言不順假託休咎反逆緣累及贓賄數多情狀稍重者宜具事由奏聞其曾任刺史都督郎官御史五品以上常參官刑部檢勘具元犯事由聞奏并申中書門下商量處分未滿五考以前遇恩赦者准當時節文處分其復資度數准元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勅

其年九月刑部奏准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勅諸道左降官等經五考滿日許量移者其貶降日授正員官或無責辭亦是責授並請至五考滿然後許本任處申闕并餘左降官緣任處州府多是遐遠至考滿日其有申牒稽遲致留滯者其刺史本判官錄事參軍等請與下考如考滿後雖已申牒未經量移間其祿料並准天寶貞元兩度勅文依舊支給其本犯十惡等罪已有正名仍請依舊從之其年十月勅自今以後流人不得因事差使離本處

十四年十一月吏部奏今請應責授官前制已改轉者各勅依今任考數停替日便放東西合選時任自參選不要反更有檢轄庶使人無凝滯事有指歸勅旨依奏

長慶元年正月三日制應亡官失爵及放還流人如先有莊田不經沒官被人侵射作主如本主及子孫

已歸。並委州府卻還。務令安業。

四年四月。刑部奏。准其年三月三日起。請准制。以流貶量移。輕重相懸。貶則降秩而已。流爲擯死之刑。部寺論理。條件聞奏。今謹詳赦文。流爲減死。貶乃降資。量移者。卻限年數。流放者。便議歸還。准今年三月赦文。放還人。其中有犯賊死。及諸色免死配流者。如去上都五千里外。量移校近處。如去上都五千里以下者。則約一千里內。與量移近處。如經一度兩度移。六年未滿者。更與量移。亦以一千里爲限。如經三度兩度量移。如本罪不是減死者。請准制放還。如左降官未復資。遇恩滿五考者。請准元和十二年九月勅。與量移。又准今年正月德音。諸色流人。與減一年。除賊限外。滿五年。卽放還收敍。其配流在德音以後者。不在減限。又天德五城流人。准長慶元年正月三日制。以十年爲限。又限准三月十二日勅。縱遭恩赦。不在放歸限。今請待十年滿。卽放歸。仍任取配流日計年數。不在援引德音減年之限制。可之。

開成元年二月勅。貶責降資。授正員官員。及曾經誤累。停免。未經引用者。並與進改。左降官有事情可恕。才用足稱者。中書門下量才處分。

四年五月勅。諸州府有責授六品以下正員官。起今以後。宜委吏部許終四考滿。與替。仍先具事由。申中書門下取指檢。不得同尋常員闕使用。

其年十月五日勅。節文。今後流人。宜准名例律。及獄官令。有身名者。六年以後聽赦。無官爵者。六年滿日。

放歸。

會昌六年五月敕書節文。應徒流人。在天德振武者。官中量借糧種。俾令耕田。以爲生業。

大中三年六月勅。先經流貶罪人。歿于貶所。有情非惡逆。任經刑部陳牒許歸葬。絕遠之處。仍量事給棺槨。

四年正月勅。徒流人比在天德者。以十年爲限。既遇鴻恩。例減三年。但使循環添換。邊不闕人。次第放歸。人無怨苦。其秦原威武諸州諸關。先准格。徒流人亦量與立限。止于七年。如要住者亦聽。

其年十一月勅。收復成維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條令制置一切合同。其已配到流人。宜准秦原威武等州流人例。七年放還。

其年五月。御史臺奏。起請赦書節文。流人該恩例。須磨勘文書。雖曰放還。尙爲拘絆。其人經三度量移者。赦書後。委所在長吏。子細檢勘。無可疑者。便任東西。訖具名聞奏。臣今條流。其流人每量移之時。請委刑部。具先流甚處。相承牒。准赦文。當日放東西。訖具名聞奏。其流人未有處分者。請委刑部。准此磨勘。牒報本道。並其事由報臺。庶免留滯。五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今後有配長流。及本罪合死。遇恩得減等者。並勒將妻同去。有兒女情願者。亦聽。如流人所在身死。其妻等並許東西州縣。不在拘留。情願住者亦聽。乾符二年九月十六日勅。應殘疾篤廢。犯徒流罪。或是連累。卽許徵贖。如身犯罪。不在免限。其年十五以

下者准律文處分。

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刑部侍郎李景莊奏配州府流人流刑三等流二千里至流三千里每五百里爲一等准律諸犯流應配者二流俱役一年稱加役流三千里役三年役滿及會赦免役者卽于配所從戶口例今後望請諸流人應配者依所配里數無要重城鎮之處仍逐罪配之准得就近勅旨從之。

酷吏

載初元年九月來俊臣主制大獄每鞫囚不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于甕圍炙以火絕其饑糧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但入新開獄者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有制書赦宥囚徒俊臣必先遣獄吏盡殺之然後宣示公卿入朝默遭收捕故每出必與家人訣曰不知重見否其月于都城麗景門內別置推事院

謂之新開獄

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

著卽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卽死十曰求破家

王宏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

天授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來俊臣等用法嚴酷上疏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乃用黃金五萬觔行反間之術項王果疑臣下陳平反間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當有兇慝焉知必無陳平先謀疏陛下君臣後謀國家良善陛下昨語臣云我比來已作此意是愚臣管測先天而天弗

逮至如羅織之徒。卽疏聞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王制曰。凡用刑決獄。以成告于正。正聽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與孤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又告于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臣竊見比日獄官。一單車使推訖。萬事卽定。法家隨斷。不令重推。或有臨時使決。不待聞奏。此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乎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按覆既不。在秋官官省。審復不由門下。事非可久。物情駭懼。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日假此威權。便是窺國家之利器也。不可不慎。

長壽元年。有上封事人。言嶺南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案之。若得反狀。便許斬決。國俊至廣州。徧召流人。擁之水濱。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仍誣奏云。諸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爲變不遙。則天然其奏。又命攝監察御史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處貞。屈貞筠等。分往劔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案鞠流人。於是光業誅九百人。德壽誅七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數百人。時周興來。俊臣相次受制。推究大獄。又與侯思正。王宏義。郭霸。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共爲羅織。以陷良善。又造羅織經一卷。其旨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海內震懼。道路以目。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曰。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爲人意。惡其首亂倡禍。法合誅屠。將

息奸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創于天下。大或流血。小禦魑魅。今朝廷惶惶。莫能自固。海內傾聽。以相驚恐。愚臣昧焉。竊恐非五帝三王伐罪弔人之意也。頃年已來。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大抵所告。皆以揚州爲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遂使奸惡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卽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伏願念之。天下幸甚。萬年縣主簿徐堅上疏曰。臣聞書有五聽之道。慮失情實也。今著三覆之奏。恐致虛枉也。比見有勅。勘當反逆。命使者得實。便行決殺。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奸逆。而明刑典。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悅。見詳刑之意。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曰。臣聞堯舜之日。畫其衣冠。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爲美談。今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並自揚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于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奸大猾。伺隙乘間。內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鷂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爲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藉藉。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辨占皆合。縱皋陶爲理。于公定刑。則謂污宮毀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罪。雖欲寬捨。其如法何。于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讎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効。自求官賞。嘗時稱傳。謂爲羅

織弄法舞文傷人實甚。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以自誣向非陛下。至明無以省察。則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世。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遂各爲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耶。誠由枉陷與甄明耳。陛下儻錄垂拱已來。伏法者並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沾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彼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監察御史魏靖上疏曰。夫酷吏者。資矯佞以事君。行刻薄以臨下。矯佞似乎用意。刻薄類乎無私。侮憲害公。弄權撓法。臣見周興來俊臣等。恣意騁暴。縱虐含毒。讎疾在位。安忍朝臣罪。遂情加刑。隨意改當其時也。囹圄如市。朝廷以目。旣而神靈不昧。冤魂有託。竊見來俊臣身處極法者。以其羅織良善。屠陷忠賢。籍沒以勸將來。顯戮以謝天下。臣又聞之道路。上至聖主。傍泊貴臣。明知有羅織之事矣。俊臣旣死。推者獲功。索元禮超遷。裴談受賞。中外稱慶。朝野載安。破其黨者。旣能賞不逾時。被其陷者。豈可銜冤累歲。且稱反之徒。須得反狀。唯據片辭。卽請行刑。拷楚妄加。疑似何限。臣又聞之。郭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被遮而遽亡。崔獻可臨終。膝拳于頂。李敬仁將死。舌至于臍。備在人謠。不爲虛說。伯有晝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據也。臣以至愚。不識大體。儻使平反者數人。衆共詳覆。來俊臣等所推大獄。庶鄧艾獲申于今日。孝婦不濫于昔時。渙恩一流。天下幸甚。來俊臣所推鞫。人身死籍沒者。令三司重檢勘。有冤濫者。並皆雪冤。聖歷元年。則天謂侍臣曰。往者來俊臣等推勘制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中間疑有枉濫。更遣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近日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者。然則

已前受戮者。不有冤濫耶。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破家者。皆是冤酷自誣。告者持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于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親問者。近臣亦不得自保。何敢動搖。今日以後。臣以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無反者。乞陛下得告狀收掌。更不須推問。則天大悅。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

萬歲通天二年九月初。契丹平。命神兵道大總管河內王懿宗。按撫河內諸州。懿宗所過殘酷。有犯法應死者。必生取膽。然後殺之。雖流血盈庭。言笑自若。先賊帥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故時人號懿宗阿小爲兩河。語曰。唯此兩河殺人最多。嫉之甚矣。

神龍元年三月二日制。故司僕少卿徐有功。執事平恕。追贈越州都督。特受一子官。又以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劉景陽。屈貞筠。邱神勳。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煜。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宏義。張知默。裴籍。焦仁。賈侯思立。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嘉言等二十三人。自垂拱以來。任濫殺人。所有官爵。並令追奪。唐奉一。李秦授。曹仁哲。依前配流。至開元二年二月一日勅。周利貞。裴談。張福貞。張思敬。王承。劉暉。楊允。姜暉。封行珣。張知。衛遂忠。公孫琰。鍾思廉等十三人。皆爲酷吏。比周興來俊臣侯思立等。事跡稍輕。並宜放歸草澤。終身勿齒。至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勅。周酷吏來子珣等。身在者宜長流嶺南。身沒。子孫亦不許仕。陳嘉言。魚承煜。皇甫文備。傅遊藝。宜配嶺南。身沒。子孫亦不許仕。

元年建子月。御史中丞敬羽。貶夔州刺史。

初肅宗將收兩京。以國用不足。自得若虛敬羽。以苛刻徵剝求遺。相繼爲中丞。皆爲上親信。乃爲大枷。號鋤尾榆。著卽悶絕。又臥囚于地。以門關輾其腹。號肉傅飢。

掘地爲坑。實以叢棘。以敗席覆之。囚至則臨坑以訊。不服者。投于萬剎之中。人多濫死。又有裴昇。舉礮亦以酷聞。時號毛敬髮舉。

貞元二十一年二月。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實爲京兆尹。自國哀已後。殘害人吏。悉不聊生。無辜斃踏者甚衆。及譴日市井歡呼。人皆袖瓦礫。將碎其首。間道獲免。

元和十四年七月。沂海觀察使王遂。爲衆所殺。遂初到鎮。好以汙俗詆將卒。曰反殘賊。喜怒不中理。其將王弁。乘人心不堪。率衆爲亂。遂竟遇害。始遂每有笞撻。其杖率過制。旣遇禍。監使封其杖來獻。命中使出示於朝。以作誡焉。

雜記

貞觀十一年正月勅。在京禁囚。每月奏。自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

十三年八月勅。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合毀傷。比來訴競之人。卽自刑害耳目。今後犯者。先決四十。然後依法。

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詔。盜賊之作。爲害實深。州縣官人。多求虛譽。苟言盜發。不欲陳告。村鄉長正。知其此情。遞相勸止。十不言一。假有被論。先劾物主。爰及鄰伍。久嬰繹綫。有一於斯。實虧政化。自今以後。勿使

更然。

永徽五年三月制。州胥吏犯贓一匹以上。先決一百。然後准法。

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投匿名書。國有常禁。凡厥寮庶。咸應具悉。近遂有人向朝堂之側。投書於地。藏其姓名。誣人之罪。朕察其所陳。皆極虛妄。此風若扇。爲蠹方深。自今以後。內外法司。及別勅據事。宜並依律文。勿更別爲酷法。其匿名書。亦宜准律處分。

永濟二年二月制。官人犯決。經斷後得雪者。並申尚書省詳定。前被枉斷。及有妄雪者。具狀聞奏。延載元年勅。盜公私尊像。入大逆條。盜佛殿內物。同乘御物。

神龍三年八月七日。反逆緣坐人。應沒官者。年至十六以上。並配嶺南遠惡州爲城奴。

景雲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勅。新授官以上者。不得更訴屈。

開元三年二月勅。禁別宅婦人。如犯者。五品以上。貶遠惡處。婦人配入掖庭。

四年正月六日勅。除長官以外。因公事責決。罰不過十下。其使及專執當者。不得過二十。

二十二年十月九日勅。犯罪逃走者。其贓卽先徵納。後捉獲推勘。贓數減少。不在卻還之限。

天寶五載十一月五日勅。其僞畫印。宜用僞鑄印刻印之例處分。永爲常式。

九載十二月二十九日勅。責情狀專知官。有二十減十下。自今以後。判司縣令一人犯。奪太守一季祿。丞

簿尉一人有犯與縣令中下考三人以上既量事貶黜至建中元年二月十五日勅責情狀宜准格式處分。至貞元六年十一月八日勅自今以後太守縣令有犯賊者宜令加常式一等。

元年建丑月二十一日京兆尹魏少遊奏令長職在親民丞簿尉有犯無不委悉比來各相蒙蔽悉徇人情百姓艱辛職由于此今以後丞簿尉有犯賊私連坐縣令其罪減所犯官二等冀遞相管轄不得爲非勅旨依天下諸州准此。

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勅節文州縣佐官以下笞杖不得過十下以上須取長官處分。

廣德元年七月十一日勅節文應天下刑獄大理正斷刑部詳覆下中書門下處分。

元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御史臺奏決囚准令以未後者不得至申時如州府及諸司已至未後者許至來日仍請勒本司官准制與御史同監行決從之。

長慶二年九月勅應犯賊罪今後不得以散試官當罪。

元和三年四月勅應勳官及六品以下階宜准散試官例不得當罪。

大中五年四月勅應諸道州府及京諸司所有推勘奏狀宜令具小節目狀于大狀前同進。

今天下謂之小狀自此始也。

七年四月六日勅法司斷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則吏無逾制法守常規。

唐會要卷四十二

歷

武德元年五月。太史令庾儉。丞傅奕上言。東都道士傅仁均。能爲歷算。于是下詔。令仁均與儉等議造唐歷。是歲九月。歷成。仁均奏新術七事。其一曰。昔洛下閎以漢武太初元年。歲在丁丑。更歷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極。所造之歷。卽上元之歲。歲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積歲。

武德元年戊寅。爲上元之首。則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懸合于今日。其二曰。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歷。莫能允合。臣今創法。五十餘年冬至。輒差一度。則卻檢周漢千載無違。其三曰。經書日蝕。毛詩爲先。十月之交。朔蝕辛卯。臣今立法。卻推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蝕。卽能明其中間。並皆符合。其四曰。春秋命歷序云。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諸歷莫能符合。臣今造歷。卻推僖公五年春正月壬子朔日冬至則同。自斯以降。並無差爽。其五曰。古歷日蝕。或在于晦。或在二日。月蝕。或有望前。或在望後。臣今立法。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于朔。月蝕常在于望。卻檢魯史。並無違爽。其六曰。前代造歷。命辰不從子半。命度不起虛中。臣今造歷。命辰起子半。命度起于虛六度。命合辰得中于子。符陰陽之始。會歷術。

之宜。其七曰：前代諸歷，月行或有晦，猶東見朔已西朧。臣今已遲疾定朔，永無此病。疏奏，上善之。擢拜仁均員外散騎侍郎，尋改太史令。明年遂施行。戊寅元歷至武德三年，太史奏正月望，及二月八月朔當蝕，比不效。其後中書令封德彝奏言：歷詔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孝孫使算學博士王孝通以甲辰歷法駁仁均所繆。仁均援引答難。孝孫乃略去尤疏闊者，餘依仁均舊時。武德九年九月，詔大理卿崔善爲考正歷數，善爲所改凡三十餘條。至貞觀元年，將仕郎李淳風又奏駁太史歷十有八事，詔下善爲課二家得失。其七條改從淳風，餘一十一條並依舊也。

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初太史令傅仁均定歷以癸亥爲朔旦，詔下公卿八座詳議。公卿以下奏曰：伏見李淳風表稱古歷分日起于子半，勘得今歲十一月當甲子合朔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欲苟異張胄元法，減餘稍多。子初爲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又南宮子明薛蹟等並云：子初及半，日月未離。淳風子午之法，推校春秋已來晷度薄蝕，事皆符合。奉勅付所司及公卿詳加考定。謹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一十一人尙書八座參議得失。惟仁均定朔事有微差。淳風推校理尤精密，請從淳風議。至十八年，太史丞李淳風與司歷使士通等上言：故太史令傅仁均武德初云歷代已來日月薄蝕或差于朔望者，此由一月大一月小，晦朔或致參差。今所制法三大三小，日月之蝕必在朔望。今依仁均造法，一十九年九月後四月頻大，卽仁均之術。于古法有違，詔令集諸解歷者詳之，不能取定。其後制令所造歷，還依傅仁均

平朔法迄于麟德元年。至二年正月二十日。以祕閣郎中李淳風所撰麟德歷頒于天下。詔曰。朕仰觀七曜。傍總五家。去其繁衍。裁以要密。古所未通。今卽備載。而改元之初。占歷歲。推甲子。得于天正。合朔之夜。應以嘉祥。五緯若連珠。二曜如合璧。以此授農。升平可致。昔洛下閎。漢歷律云。後八百歲。當有聖人受之。自我大唐。年將八百。事異當仁。朕亦何讓。宜卽宣布。永爲詒範。可名曰麟德歷。來年正月行用之。又太史瞿曇羅上經緯歷法九卷。詔令與麟德歷相參行。

宏道元年十二月。太史頒歷。是月當小盡。去八月有勅。來年正月。宜用朔。故加癸未焉。三十日癸未。神功二年閏十月二十六日。制改正月爲閏十月。臘月二日爲正月一日。臘月詔曰。頃者。所司造歷。以臘月爲閏。稽考史籍。便紊舊章。遂令一歲之中。晦仍見月。重更尋討。果差一日。可以本月爲閏十月。來月爲正月。是歲得甲子合朔冬至。

神龍元年。太史丞南宮說奏。麟德歷加時浸疏遠。詔更治乙巳元歷。至景龍中成之。

開元十六年八月十六日。特進張說進開元大衍歷。命有司行用之。先是九年。太史類奏日蝕不驗。詔沙門一行刊定律歷。上本顯。頊。下至麟德。洎十五年。一行定

軍。詔說成之。因編以勒成一部。經章十卷。長歷五卷。歷議十卷。立成法。天竺九執歷二卷。古今歷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

乾元元年六月十七日。頒山人韓穎等所造新歷。每節後加舊歷二日。

代宗用郭獻之五紀歷。

德宗用徐承嗣貞元歷。

元和二年二月。司天徐昂造新歷成。獻之詔名元和觀象歷。

渾儀圖

貞觀初。李淳風上言。靈臺候儀。是後魏遺範。法制疎略。難爲占步。上因令淳風改造渾儀。鑄銅爲之。至七年三月十六日。直太史局將仕郎李淳風鑄渾天黃道儀成。奏之。置于凝暉閣。其制度以銅爲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鼈足。以表四極焉。

第一儀名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于四極之內。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緯三百五十五度。

第二儀名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黃道規。月遊規。天宿矩度。七曜所行。并備于此。轉于六合之內。

第三儀名四遊儀。元樞爲軸。以連結玉衡。遊筭而貫約規矩。又元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于內。又玉衡在元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因撰法象志七卷。以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

開元八年六月十五日。左金吾衛長史南宮說奏。渾天圖空有其書。今臣旣修九曜占書。要須量校星象。

望請造兩枚。一進內。一留曹司許之。

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效。詔改新歷。沙門一行奏曰。今欲創歷立元。須知黃道進退。請更令太史測候。時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待制于麗正書院。因造游儀木樣。甚爲精密。一行乃上言曰。黃道游儀。古有其術。而無其器。以黃道隨天運動。難用常儀格之。故昔人潛思。皆不能得。今梁令瓚創造此圖。日道月交。莫不自然契合。既于推步尤要。望就書院。更以銅爲之。庶得考驗星度。無有差舛。從之。至十三年。造成游儀。又上疏曰。舜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爲取其轉運者爲樞。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用齊七政之變。知其盈縮進退得失政之所在。卽古太史渾天儀也。自周室衰微。疇人喪職。其制度遺象。莫有傳者。漢興。丞相張蒼首創律歷之學。至武帝。詔司馬遷等更造漢歷。乃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星度。與古不同。故唐都分天部。洛下閎運算轉歷。今赤道歷星度。則其遺法也。後漢永元中。左中郎將賈逵奏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合。近太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天合。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辰晷度。與待詔星官考校。奏可。問典星待詔姚崇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甘露二年。大司農丞耿壽昌奏。以圓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日月行赤道。至牽牛東井。日行一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此前代所共知也。是歲永元四載也。明年始詔太史造黃道銅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與赤道定差二度。史官以校日月弦望。雖密近。

而不爲望日銅儀黃道與度運轉難候。是以少終其事。其後劉洪因黃道渾儀以考月行出入遲速。而後世治歷者不遵其法。更從赤道命文。以驗賈逵所言。差謬益甚。此治歷者之大惑也。今靈臺鐵儀。後魏明元時都匠解蘭所造。規製樸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不置黃道。進退無準。此據赤道月行。以驗入歷遲速。多者或至十七度。少者僅出十度。不足以上稽天象。敬授人時。近祕閣郎中李濟風著法象志。備載黃道渾儀法。以玉衡旋規。別帶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推月遊。用法頗雜。其術竟寢。臣伏承旨。更造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一。以立黃道。交于軫奎之間。二至陟降二十四度。黃道之內。又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朧朧之數。動合天運。簡而易從。足以制器垂象。永傳不朽。于是上親爲製銘。置之于靈臺。以考星度。二十八宿及中外官。與古經不同者。凡數十條。又詔一行與梁令瓚及諸術士。更造渾天儀。鑄銅爲之。若圓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轉一而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行一。仍置木櫃。以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又立二木人于平地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作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于櫃中。各施輪軸。鈎鍵交錯。關鎖相持。旣與天道合同。當時甚稱其妙。鑄成。命之曰水運渾天俯視圖。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寮。無幾。而銅鐵漸澁。不能自轉。遂收置于集賢院。不復行。

饑鳳四年五月太常博士檢校太史令姚元辯奏于陽城測影臺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影有一尺五寸正與古法同調露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于周立測影臺所得圭長二尺七寸

開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命太史監南宮說及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傳往安南朗蔡蔚等州測候日影週日奏聞數年伺候及還京與一行師一時校之安南景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長在表北

七尺九寸四分春秋二分影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測影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極纔出地二十餘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者

人星下衆星粲然其明大者甚衆刪所不載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其星皆見自古渾天家以爲常沒地中伏而不見之所也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一丈五尺八

寸九分春秋二分影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爲中土南北之極其朗襄蔡

許河南府滑太原等州各有使住並差不同一行以南北日影校量用句股法算之大約南北極相去纔

八萬餘里其諸州測影尺寸如左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四分冬至影在表北六尺九寸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六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南五寸七分安南都

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影在表北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朗州武陵北極高二十九度五分冬至影在

表北一丈五寸三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四尺四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七寸七分襄州恆春分影在表北四尺八寸蔡州武津館北極高三十三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三寸八分夏至影在

表北一尺許州扶溝北極高三十四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五寸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三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四寸四分河南府告成北極高三

十四度七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四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四寸九分汴州浚儀太岳臺北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

二尺八寸五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三分。滑州白馬北極高三十五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三尺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六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七分太

原府。恆春分影在表北六尺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五尺八寸九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

地震

貞觀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松叢二州地震壞人廬舍二十年九月十五日靈州地震有聲如雷二十三年八月晉州地震壞人廬舍壓死者五十餘人三日又震十一月五日又震

永徽元年四月一日地震六月十二日又震上以晉地屢震謂羣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晉地屢有震動侍中張行成曰天陽也地陰也君象陽臣象陰君宜動轉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臣恐女謁用事

大臣陰謀且晉州陛下本封今地屢震尤彰其應曹願深思遠慮以杜其萌帝深然之九年三月丙辰舊州地震晝夜八十震壞廬舍死傷者百餘人

十五年閏正月京師地震半刻已下

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秦州地震令右丞相蕭嵩致祭山川又令倉部員外郎韋伯陽往宣慰存恤所損之家委隨事處置聞奏

先是秦州百姓聞州西北地下殷殷有聲俄而地震靡宇及居人廬舍悉崩毀地裂而復合經時不定壓死官吏及百姓四千餘人

至德元年十一月河西地震有聲圻裂陷廬舍張掖酒泉尤甚二年三月河西又震

大歷四年二月十六夜京師地震有聲如雷

建中四年三月甲子京師地震生毛或白或黃有長尺餘者其年五月辛巳夜京師地又震

貞元三年十一月京師地夕三震巢鳥驚散東都蒲陝地並震

四年正月庚戌上御丹鳳門宣赦是夕京師地震辛亥又震丁卯又震庚午又震詔修政以答天譴癸酉又震乙亥又震是月金州房州地震尤甚江溢山裂屋宇摧壞至二月辛未又震甲申又震乙酉又震丙申又震己未京師又震庚午又震三月甲寅又震四月丙寅又震八月甲午又震其聲如雷上謂宰相曰朕寡德數震當修政道以答災譴甲午又震

九年四月辛酉京師地震有聲如雷河中關輔尤甚壞屋壁廬舍或地裂湧出水

十年夏四月戊申京師地震癸丑又震

十三年七月乙未司天監奏今日午時地震從東來須臾而止

元和七年八月京師地震上謂宰相曰昨者地震草樹皆動搖何祥也宰相李絳曰在昔元元皇帝以大

聖明睿通于天人之理。因周三川之震云。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政亂也。人政乖錯。則上感陰陽之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又孔子修春秋。所紀災異。先地震日蝕。蓋地載萬物。日爲君象。政有感傷。天地見眚。書之示戒。用儆後王。伏願陛下。勉勵虔恭之戒。勳以利萬物。綏萬方爲念。則變異自消。休徵自致。

開成元年二月。京師地震。屋瓦皆墮。二年十一月乙丑。京師地震。

大中三年十一月。京師地震。振武。天德。靈武。夏州。鹽州。皆奏地大震。壞軍城廬舍。雲迦鎮使。及荆南押防秋兵馬小使。並壓死。僉卒死者數十輩。

十四年五月庚戌。京師地震。山谷禽獸驚走。

咸通八年五月丁未。河中晉絳三州地大震。廬舍壓仆。傷人有死者。

乾符三年。雄州奏。自六月地震。至七月不止。壓傷人甚衆。

日蝕

高祖朝四。武德元年十月壬申朔。四年八月丙戌朔。六年十二月壬寅朔。九年十月丙辰朔。

太宗朝十五。貞觀元年閏三月癸丑朔。九月庚戌朔。二年三月戊申朔。七月乙巳朔。三年八月己巳朔。四年正月丁卯朔。六年正月乙卯朔。九年閏四月丁卯朔。十一年三月丙戌朔。十二年閏二月庚辰朔。十

三年八月辛未朔。十七年六月己卯朔。十八年十月辛丑朔。二十年閏三月癸巳朔。二十二年八月己酉朔。

高宗朝十二。顯慶五年六月庚午朔。乾封二年八月己丑朔。總章二年六月戊申朔。咸亨元年六月壬寅朔。二年十一月甲午朔。三年十一月戊子朔。上元元年三月辛亥朔。調露二年四月乙巳朔。十一月壬寅朔。開耀元年十月丙寅朔。永濟元年四月甲子朔。十一月庚申朔。

天后朝十三。垂拱二年二月辛未朔。四年六月丁亥朔。天授二年四月壬寅朔。如意元年四月丙申朔。長壽元年九月丁亥朔。三年九月壬午朔。延載元年九月壬午朔。證聖元年二月己酉朔。聖歷三年五月乙酉朔。久視元年五月己酉朔。長安二年九月乙丑朔。三年三月壬戌朔。九月庚寅朔。

中宗朝二。神龍三年六月丁卯朔。景龍元年十二月乙丑朔。

睿宗朝一。太極元年二月丁卯朔。

元宗朝十七。先天元年九月丁卯朔。開元三年七月庚辰朔。六年五月乙丑朔。七年五月己丑朔。九年五月乙巳朔。十二年閏十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丙午朔。二十年二月癸酉朔。八月辛未朔。二十一年十月己丑朔。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子朔。二十三年閏十一月壬午朔。二十六年九月丙申朔。二十八年三月丁亥朔。天寶元年七月癸卯朔。五載五月壬子朔。十二載六月乙丑朔。

肅宗朝二 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蝕既。大星皆見。至德元年十月辛巳朔。

代宗朝二 大歷三年三月己巳朔。四年正月庚午朔。

德宗朝七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蝕之。有司奏準禮。請伐鼓于社。未許。太常卿董晉奏曰。伐鼓于社。所以責羣陰。助陽光也。所宜詔命。不合經義。奏請不報。竟不伐鼓。六年正月戊戌朔。先是有司奏。元日太陽虧。遂罷朝會。至時不蝕。百寮稱賀。七年六月庚寅朔。先是司天監奏。是日太陽虧。至時以陰雲不見。百寮稱賀。八年十一月壬子朔。日有蝕之。上不視朝。司天監徐承嗣奏。據歷數。合蝕八分。今退蝕三分。計減強半。準古。君盛明則陰匿而潛退。請宣示朝廷。編諸史冊。詔付所司。十年三月壬寅。司天奏。四月癸卯朔。太陽虧。已後五刻。蝕既。未後五刻。復滿者。舊例合宣行。太常博士姜公復狀奏。準開元禮。太陽虧。皇帝不視事。其朝會合停。勅旨依奏。至時陰雲不見。百官表賀。十二年八月乙未朔。十七年五月壬戌朔。

憲宗朝五 元和三年七月癸巳。上謂宰臣曰。昨太史奏。太陽虧。及朔日上。瞻如言皆驗。其故何也。又素服救日之儀。有何所憑。李吉甫對曰。日月運行。遲速不齊。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率二十九日半而與日會。又月行有南北九道之異。或進或退。若晦朔之交。又南北同道。即日爲月之所掩。故有薄蝕之變。雖自然常數。可以推步。然日爲陽精。人君之象。若君行有緩急。即日爲之遲速。稍逾常制。爲月所掩。卽陰侵于陽。亦猶人君行或失中。應感所致。故禮記云。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謫見。

于天。日爲之蝕。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譎見于天。月爲之蝕。古者。日蝕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月蝕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所以懼天戒。自省惕也。君人者。居物之上。易爲驕益。故聖人制禮。務乾恭兢惕。以奉順天道。苟德大備。則天人合應。百福來臻。陛下恭已嚮明。日慎一日。又顧憂天譴。則聖德益固。昇平何遠。伏望長保睿志。以永無疆之休。臣等不勝歡幸之至。因與同列稱賀。上深然其言。謂吉甫等曰。書傳皆言天人交感。妖祥應德。蓋如卿說。且素服救日。乃自貶之旨。朕自維不德。實懼有以致譴咎。載深兢惕。卿等當悉心務理。匡我不逮也。十年八月己亥朔。十三年六月壬子朔。

穆宗朝一。長慶二年三月。大禮院奏。四月一日。太陽虧。準開元禮。其日廢務。皇帝不視事。居數日。上謂戶部尙書韋綬曰。災可禳。福可禱乎。對曰。可以德禳。宋景公善言。而罰星爲之退舍是也。福不可以求致。故漢文帝於祠祀。命有司敬而不祈。用能變已成之災。享自致之福。著于史傳。其理甚明。今人或不慎行。以祈災銷媚于神。而冀福至。神苟有知。當因致譴。上深然其言。

文宗朝三。太和八年二月壬午朔。開成元年正月丙辰朔。二年十二月庚寅朔。司天奏。是日太陽虧。至時。陰雪不見。

武宗朝四。會昌三年二月庚申朔。四年三月甲寅朔。五年七月丙午朔。六年十二月戊辰朔。
宣宗朝一。大中二年五月己未朔。

昭宗朝一。天祐元年十月辛卯朔。蝕在心宿初度十五分之三。

哀帝朝一。天祐三年四月癸未朔。蝕在畢十二度。屬趙分。太常禮院奏。準故事。伐鼓于社。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素服。各守本局。于廳事前重行。每等異位。向日端立。俟復明而止。

月蝕

高祖朝八。武德元年九月丁巳望。二年閏二月己卯望。四年十二月丁卯望。六年六月庚申望。十二月丁巳望。七年十一月乙卯望。八年四月乙卯望。九年十月庚午望。

太宗朝十八。貞觀二年二月壬辰望。三年二月丁亥望。八月甲申望。四年七月戊寅望。六年六月丁酉望。十一月乙未望。七年五月辛卯望。九年九月戊申望。十一年九月丁酉望。十三年正月乙未望。十四年七月庚戌望。十二月丁未望。十五年十二月乙酉望。十七年十月辛酉望。十八年十月乙卯望。二十一年八月庚申望。二十二年四月乙巳望。二十三年十二月乙酉望。

高宗朝二十五。永徽元年六月壬午望。十二月辛巳望。二年六月丁丑望。十一月甲戌望。四年十月癸巳望。五年九月戊子望。顯慶二年閏正月甲辰望。七月辛丑望。龍朔元年十一月丙午望。二年五月甲申望。麟德元年九月庚申望。乾封二年閏十二月辛未望。總章二年十二月庚申望。咸亨元年六月丁巳望。三年四月壬戌望。十月癸丑望。四年四月庚午望。上元二年八月丙戌望。儀鳳元年二月甲申望。二年七

月乙亥望。永隆元年九月乙酉望。十二月丁酉望。永濟元年三月戊申望。二年九月庚子望。

天后朝十九。文明元年二月丁巳望。八月甲午望。垂拱二年七月癸丑望。三年十月乙巳望。四年六月辛巳望。永昌元年十月甲子望。載初元年四月辛酉望。天授二年十月乙酉望。長壽二年二月乙亥望。證聖元年七月辛酉望。通天二年六月乙酉望。聖歷二年正月辛未望。三年正月丙寅望。九月辛卯望。大足元年九月乙酉望。長安二年九月庚辰望。三年八月癸酉望。四年正月壬寅望。七月戊戌望。

中宗朝三。神龍元年正月丙申望。二年十二月甲申望。景龍元年十日己丑望。

睿宗朝三。景雲二年八月丁巳望。太極元年三月乙卯望。八月辛未望。

元宗朝十一。開元二年十二月戊辰望。三年十二月壬戌望。四年六月庚申望。五年五月甲寅望。六年十月丙子望。十年二月丁亥望。十一年正月辛巳望。七月戊寅望。十二年七月癸酉望。天寶三載十一月丁未望。

肅宗朝二。乾元二年二月癸酉望。八月丁卯望。

代宗朝二。寶應元年十二月庚申望。永泰三年三月辛未望。

蘇氏曰。載月甚詳。然仲尼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星之變必書。而月蝕不紀。解之者云。月諸侯道也。夷狄象也。彼有虧。則王者中國之政勝矣。故不謂爲災。或云。蓋取詩人。彼月而蝕。則惟其常之義。會要

亦國史之支也。學于史。宜取法春秋。以是不宜備書。

